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序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靑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序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淸人能重愛黃老淸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眞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鬬虎兕淸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

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總序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宇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宇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眞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匕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出列子）次之籌者物也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凡九篇共一百七十章

重刊道藏輯要

文始眞經

周文始眞人關令尹喜著

宋抱一子陳顯微解

一宇篇 宇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戞戞乎鬬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哯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聽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是則緐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緐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卽道旣緐出不可道卽道則緐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緐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卽是有物空而

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飜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破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强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强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强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卽名也是則不可言卽道不可名卽名卽老子可道則非常

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旣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思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鬭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鬭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哯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 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

之言思及之譬如畋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强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

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徼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歧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
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可有道可有
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
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
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
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
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也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

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爲盂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
亦不能射此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併置之時忘之矣自疑
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
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他
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
覆盂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
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
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

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遞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

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

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眞精進

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强或尙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修眞錬性圓通覺輪所尙不同或觀音聲而尙晦或曜而尙明或運動而尙强或寂靜而尙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無不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身道既顯矣而德行尢不可不神也然且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八百大羅爲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

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爲有所執乎故爲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爲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爲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强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
者觀其時而已矣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
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
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離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
泉鳴無是非之可辨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
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
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
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眞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
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
易
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
把捉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
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
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
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
可希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
之誤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

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爲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則是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眞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眞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眞生乎死果眞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眞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眞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蹻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横埶爲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弈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

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邑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孔子見溫伯雪子於會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

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鰕魚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

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眾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人皆有是權顧所歸何如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仰道者跂知道者騖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衒也衒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歉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騖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衒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衒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朱象先曰道妙於不可思不可言惟不可思故無可執惟不

可言故無可示是以學道者貴於冥情而無爲有情有爲所以之人也以言行學識求道者也捨源求流捨本求末是射御琴弈之類也事也非道也無情無爲所以之天也因彼而行我不自行因彼而守我不自守無人無我無得無失契同實忘異名謂之知天盡神可也謂之致命造玄亦可也是眞可以一日死者也又何所歎而借於聖又何所恃而買於愚哉箋一字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一章

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摶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椀盂瓶盎皆有天地龜蓍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氣血有情者乎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摶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爲木欲降不降者

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爲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禀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爲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凝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

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卽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卽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眞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强名也何可云謂哉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淫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

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覘覘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卽名爲形

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況形之麄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卽熱置之水卽寒呵之卽

溫吸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

德皆可同之

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己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魄知擊石卽光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同天地信哉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

之

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人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烝之爲烝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

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朱象先曰天地一形氣也若椀若盂若瓶皆天地也胎中卵中夢中鏡中水中皆天地也有所以天天地地者非形非氣而寓於形氣非邑非數而寓於邑數無上無下而寓於上下無內無外而寓於內外無人無我而寓於人我無去無來而寓於去來故必冥思去識似契似離而後可以渾人我同天地籤二柱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

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此去我字更微

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姸有醜而日無

厚薄

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姸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無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於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

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為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求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跡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之謂也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眾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靑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邑靑靑之邑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

鄙雜衆物厠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其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於物有心有人故未免爲物所易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

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眞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如鐘鐘然如鐘皷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智

謂鐘爲鐘人皆然之謂鼓爲鐘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碾地之辨也其可以名言乎其可以智知乎

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爲弊猶蛇蛙蝍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天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
是之謂歟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在已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
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
復靜而其靜若鏡之臺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
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
寂乎澈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
得而不自有出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

敢爲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
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爲善聖歟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
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心困焉而不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
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如玉蘊石則時金
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鵠居而鷇食鳥
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
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

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如愚夫豈眞愚也哉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如當作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契睦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彼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

人初何容心哉

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狥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有聖有賢之分者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跂及哉是則狥跡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

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自

而行於身譬如夫倡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紛事則碁布者以言

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又作堂堂）爾胡然臧臧（又作藏藏）爾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聖人之道如太虛孑孑然無與爲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窮矣

朱象先曰聖人之治天下治之以萬物自然之理而已矣萬物有言有爲有思而聖人同之萬物有賢愚有好醜有利害是非而聖人因之其所以能因且同者何也無我也無我故其動若水其靜若鏡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時金時玉時糞時土時翔時逐時山時淵時明時愚時巧時拙如神龍出沒於太虛之表而變化不窮故天下不歸功於聖人而歸功於自然箋三極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爲萬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眾器收視反聽猶合眾水而爲一靈明絕待窅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歸根一也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聞曰崇曰奇曰凋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舌屬心即脣齒而成言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

變二也南於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咸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無我也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因待而有全精者以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米去殼而精存也曰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晦明時强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旣無我則常應常靜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復剋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欻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

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爲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爲龍魄金爲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一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

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魂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

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干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邪蓋精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

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之乎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

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上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火生土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之上

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明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眞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旣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

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

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云白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爲隸王次仲即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㔾字古之云字𠀉字古之白字是則㔾鬼爲魂𠀉鬼爲魄於古文則然㔾則從虛輕清故爲風𠙊古風字𠀉則從身重濁故爲氣𠮛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

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者爲五行所賊楞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爲貴爲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眾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卻成既濟金木相尅卻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皆因二字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爲水觀爲火水爲氣火

爲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叩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

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杼方向汝說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棹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三

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為魂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卽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

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

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麄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

牽强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蜣蜋轉而

精思之則蝡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爲蟬外鑪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籍守鑪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化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耳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爾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爾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老子謂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一作喜）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况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以火犯火以况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騖愈遠安足以知此哉

丹家先曰符者何合也以吾之精神魂魄合天地萬物之金木水火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此亦不[illegible][illegible]不受生之妙用也然欲合天地萬物之金木水火須先合吾之精神魂魄精者水也神者火也魂者木也魄者金也金生水故魄能藏精而不能制精木生火故魂能藏神而不能鎮神金木間隔則坎離不交而生物之功廢故五行四象全藉二五一擒之五者何土也意也眞土無位眞意無形可以全精而攝神可以輕魂而御魄皆是物也參同契曰圓三五寸一分卽此意也五居爲乎有三也天三木地二火三與二同性爲一五天一水地四金一與四同情爲一五戊土居

坎巳土居離天五土爲一五戊巳合則金木會金木會則虎龍交虎龍交則三五合一一者何也太極也造化之根也五行合而爲一則復爲混沌而生生不窮矣由是則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萬金可合爲一金萬木可合爲一木可以見精神而久生可以忘精神而超生故曰無人無我無首無尾與天地冥簽四符

文始眞經

周文始眞人關令尹喜著　宋抱一子陳顯微解

五鑑篇

心蔽（一作弊下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又作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

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於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於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

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斂散何嘗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爇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薰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德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卽是去意卽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言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

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昔人有言曰若云他是聖自己卻成狂苟遇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旣而之宋之魏之梁之晉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旣覺則黃粱未熟特

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輪扁斵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爲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舵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

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

心之法有餘師矣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胸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於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眞稷眞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

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
變識爲智之說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
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
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
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
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
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
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
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
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
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
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眞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
眞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爲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
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
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循恐學者未明

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眞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着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眞僞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眞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眞何況於識識尙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郭本有於至無中變成炁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

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着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

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歉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覩曰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卽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

若夫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姹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覩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旣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目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目視彫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旣分町畦斯判

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爲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朱象先曰心蔽於物則物物足以役心而五行賊之隨類死物非死於物也死於心也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是以日應萬物其心寂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謂惟寂而後能應也茲何以隨應而隨寂哉以能一心應之二而不寂以能虛心應之實而不寂以能靜心應之動而不寂夫寂者心體也即物體也凡有應而不能寂者非心也非物也識也行彼我識而是非利害之意生有聖凡識而師羿師昇之意生有常變識而無中示有有中示無往來起滅之意生識生意意復生識如水之流舟如牛之運車又如犀牛之意在月而月形之入角者不能除故曰欲去千年之識者亦去其俄頃

之意而已矣意去而識自去識空而心自空不識也不知也無時也無方也此時情漠漠然心渾渾然物浮浮然總而冥之于性夫性吾心之大常也寂然反照甯獨不見天地萬物哉夫且外不見我內不見心心無其心而後可以忘我故曰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契道之應萬物而其心寂然者也箋

五鑑

世之人以我思與彼彼思彼思與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與彼思彼思與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痴與彼痴彼痴與我痴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痴與彼痴彼痴與我痴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痴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痴與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夢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横執以爲我者皆妄也妄識所謂眞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痴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痴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痴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爲思非我眞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痴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物爲痴非我眞有是痴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痴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痴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爲默不痴亦我也豈可以人我與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

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眞無一物是我之己而已矣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

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着事卽着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他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爲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

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
拘歟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
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
不能思

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
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
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怪矣不思夫形寢
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
慣不以爲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淸明甯一而化爲是
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

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兒
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
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
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呿然而退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
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
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人有眞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

我或以聲音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信耶彼之我卽我之彼也彼之彼卽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尙不見我將何爲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二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炁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炁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徼妙之方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於中一處皆以形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

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况於炁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噓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

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卽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卽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久神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獷之意也昔人有患

瘤破之其中皆蝨者負是外烝變蟯蛔之類也胥則與物俱化
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己有者又豈悟夫
天地之委形哉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
灰終身無得金者
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
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韞於石璞昔人以喻水
中鹹味色裏膠青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

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
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
而輕賤之哉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土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是豈等于人而貴之賤之哉
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
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
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僞之之智也苟章有
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
也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嚐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眾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眾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嚐心攝念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僞之

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歧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禀爾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爲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行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通天地之間一氣爾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疴覺觸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非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之饑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饑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炁以養和則可以忘饑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炁而飽不存神而

腠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　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此章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朱象先曰七者何食也食者何形也五味可以養氣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炁卽無一物非吾之形也然則形果

一乎非也我思異彼思我痛異彼痛彼之不可爲我猶夢之不可爲覺也然則形果歧乎亦非也異地而同夢千里而一揆孰爲我孰爲人不惟是也習牛則犢習馬則犍萬物一我也瘕則魚之瘦則鼠之我一萬物也夫我與萬物則必有分矣而不免與物俱化者何也知我之我而不知無我之我也且所謂無我之我者又非不目而觀不耳而聽不舌而嚐不心而揆之謂也執我爲我猶揚灰而求金執無我爲我亦因噎而廢食也惟聖人能卽我而忘我卽我而忘我故不以見見我并不以不見見我雖謂耳目手臂之我非我而蛇首人身鬼形禽翼之我是我可也雖謂智力行音之我非我而枯

龜磁石鐘鼓舟車之我是我可也不我而我故無物非我我

而不我故無物是我故曰我與物不異夢與覺不殊箋六七

七籤篇 籤者化也　凡十三章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卽無無卽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卽虛虛卽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卽下下卽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卽今今卽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卽我我

卽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卽我我卽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覬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

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聾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卽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卽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卽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礙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辰卽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與佑神之謂也可以易

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卽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卽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後知我之震兌卽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魄卽龍虎之精英能凝魂魄之氣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姹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

金烏搦兎磁石吸針二氣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鍛鍊成眞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炁嚥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眞心鼓巽風以吸眞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鄉常自若

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炁使形盡化炁則聚成形散爲炁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炁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

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蜣化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眞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炁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暴求其純乎化炁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炁者知所以行炁則知所以鍊炁知所以鍊炁則知所以化炁成醋矣是寶也不隨炁合不隨炁散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

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爲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爲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五百兆里爲一

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爲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爲歷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

矣而昧者不知横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寓來去自如爾無待則

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卽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烝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烝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烝猶且不化況吾之非烝者乎何謂非烝烝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眞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烝則一而不化也

爪之生髮之長榮衞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一作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郭本於此有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惟十二字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衞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在彼自化所以無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從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言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於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於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爲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氷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

作聖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况是非恩讐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恩化爲讐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化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爲積怨之山如高峘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讐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

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卽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物雖移安能厄我哉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

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魄因明因竊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爲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言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魄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一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上爲三物爾參同契謂其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眞謂只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之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鴿鷹鳩隨四

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朱象先曰釜者何化也變化萬物之器也夫既謂之物矣曷爲乎化也以同乎物者化之既同乎物矣烏能化之以異乎物者化之既異乎物矣烏能化物乎且又烏知夫化物者之不與物俱化乎自其化者而觀之爪之生也髮之長也是或化爲非而恩或化爲仇也不化于形則化於情者也如是卽謂之不化可也聖人知其然是以不逆化而存不順化而變二幼不相識化于壯也而吾之不與壯俱化者不變二壯不相識化于老也而吾之不與老俱化者不變而不見夫情情

不停者乎而不見夫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者乎如輕風掣雲倏忽萬狀而太虛不動也如客有去來郵常自若也故曰聖人任化所以不化不化者何知一而不化也一者何性也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化而有未嘗化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神莫神於化而不化之釜矣

箋七釜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在其小無內之下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爲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蓍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土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

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淚又作血）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金（金又作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者存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爲吾用而嬰兒蘂女金樓絳

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爲精在目感悲而爲淚在鼻感風而爲涕在身媿物而爲汗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卽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滅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爲之主宰爾

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停停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此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物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卽物

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爲道卽物矣

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物之眞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僞之去識也眞者且僞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朱象先曰籌者何物也籌有形有數有奇有偶故名也繫以八者何剛柔相摩盪爲八卦而變化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萬物之差數覩矣故無以觀其妙不可喻也不可思也渾渾爾淪淪爾有以觀其微則凡五色五聲五臭五氣五味其變不可勝計而不見夫呦呦句句逃逃者乎而不見夫茁茁停停蕭蕭者乎而不見夫嬰兒姹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者乎不執之皆道也在彼不在此也執之皆賊也金丹卽壽藥也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識而合其天不必見

物而物不隱也不必去物而物不留也如桴鼓鼓鳴桴停鼓
寂手桴桴擊手止桴懸近無我也遠無彼也往無古也來無
今也合萬爲五合五爲一合一爲虛窈窈冥冥仍歸渾淪瓮
且不立籌於何有箋八籌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又作動靜

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性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可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强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於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

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曰應萬物而不着事不着物而我在我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强則勇不如怯

天地萬物經 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

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
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
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
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
乎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
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
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爲大
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某

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響
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聲色不拒彼之形響
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
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
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
爲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
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已以何克哉已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嘗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已之學也既能成已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已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矣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言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己降志亦無由而强化矣此不

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爲
則道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爲天下先乃所以爲天下
先也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
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
之可以不失

使詹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已從人況餘人乎世人
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公言自議所以受禍之端皆恃
一已之聰明閉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
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

恃已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
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
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
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
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貢
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之言甑同而學
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爲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
世聖人何必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

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
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
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
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
離

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
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得以是非賢愚
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
賢則親愚則疏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小

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合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
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
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
駢愼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
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愼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
絶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尙口捷給也輕明者
如今之騰身踴躍書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

合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遥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爲已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爲已有才謬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二句

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卽此道也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天下道術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動或尙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旣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靜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况違我所長乎而况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强爲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㚖其式則不違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爲師古人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

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

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

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好學矣

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

庶可睎覬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

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

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刼繫驢樁信哉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

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心外別無道道外別無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

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爲學者

之急務古人修心無翦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

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

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

緩於所急貪多尙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

且不能免況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

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

久則害生

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自古鑒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徹者有言空無太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麤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粗言皆歸無上道有因粗言而悟道者有言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

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學道自信門入信尚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眞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也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

況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天下學者皆知僞得之中有眞失僞是之中有眞非故求眞得以爲得眞是以爲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横執以爲眞得眞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爲眞失眞非矣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

者不泥不辯

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眞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於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子大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

可不勉旃

朱象先曰藥者何瀹也治也九者何究也盡也陽盡於九而陰可復也藥盡於九而生無窮也雖然物物而治之不勝藥矣物物而藥之不勝治矣又何以合神不測而契道無方乎聖人曰道本無藥也凡宇宙間物我之相與夫是非得失智愚勇怯之數執之皆病不執之皆藥也是以下藥藥物中藥藥我上藥藥心何以明其然也執一聲爲耳病不在耳也執一色爲目病不在目也是舍本而就末者也聖人於是乎有不先物之藥藥今而以古也藥同而以獨也藥人而以天也若是足以明我乎未也微言非言也妙意非意也泥微言妙

行而眞得之眞是之猶執夢中之言而器皿之禽獸之也故曰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夫旣外不見物內不見我矣方圓與平銳均也庸愚與聖賢等也金玉與茅苣一也何也執之皆病不執之皆藥也古人曰藥藥元無藥知無藥之藥則知無物之物矣即不言治可矣箋九藥

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鳴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既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即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文未喪之嘆一皆推之於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眞至於是預期齋戒以侯應兆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爲是經將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遠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既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變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自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寇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贍者也

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卽關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玄教政和中雕鏤藏經凡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眞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淨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玄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玄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髫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卒然不爲意取讀之義與文古詞徑閎澀猶車行蟺蜓觸途皆礙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遊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行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于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瀇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

是書不行於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眞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眞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既出張君卽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三斯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

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立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卽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眞經遵太上之命號也眞常眞人開置立學才俊聚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負異自成一家略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宇至藥分次篇目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之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聲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浮大海躡飛葉游大虛葛翁模象之語仿佛遇之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爲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爲書玷抱

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誚也象先生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贍註文不爲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起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又是經

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則使玄聖之旨昭昭乎如天日在上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卽眞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世雖更山川良是象先來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詠之不知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註札而傳之冀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不辜大聖慈惠天下後世之心矣復慮得之者昧知其來不知尊敬故序出世之詳使知爲希有之遇而不自棄也凡我同志其勗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茆山道人朱象先誌

重刊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眞經

周列禦寇著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遹解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爲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圃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眂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務於求賢也智足以率

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眂之猶衆庶此所以爲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衞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爲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怪以駭俗也說符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爲體以中庸爲道兼覆萬物者壺邱子林也此

所以爲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爲聖物之所以爲物一言而

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爲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眞常不變此爲不生不化囿於有生日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紜紜之生皆其眞心之所顯示是爲能生生攖攖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爲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囿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化

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萬物而無
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
名因有形無彊爲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
者也卽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
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
其所以爲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
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旣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
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
化卽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眞體
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子列子垂

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爲言造化之至理也
卽一物以觀旣化而生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爲生則不
得爲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爲化則不得爲常化蓋造化之於
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
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間則生
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爲晝
日沒爲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名常無常有語道而

不至於常不足以爲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已然而道散而爲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卽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卽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

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爲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

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爲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爲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爲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爲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内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爲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爲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暎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謂能存其谷神則卽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爲自生自化也由一身之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爲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爲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爲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囿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馬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

為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於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爲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覩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爲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大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爲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爲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爲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爲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爲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爲天爲地爲聖爲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爲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爲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爲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

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爲次二三不能變故也道德眞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爲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爲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含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

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爲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淸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爲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爲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

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
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
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
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
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
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語天地聖人
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囿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

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
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
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
之變可一二以數詎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
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
全功能常卽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
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
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

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
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爲有
也非以無爲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卽有是無卽無是
有故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
生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
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
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
言徼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
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

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
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爲之職也
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
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能黃能甘
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解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卽萬變之宗主而莊子
所謂眞宰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
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
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
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旣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

爲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

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鸇猨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爲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空髑髏者方且髐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眾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

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卽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髑髏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鼃之爲陵舃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瞀芮生乎腐蠸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鸞之爲蛤則飛者更潛鼠之爲鴽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鶂猿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烏足之爲蠐螬爲胡蝶若鼃之爲㡭爲鼃蠙之衣爲陵舃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稷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爲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

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爲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

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儌儌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囿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為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為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

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爲我蘄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眞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

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眞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

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爲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爲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爲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

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啟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啟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蒂固者也此其所以處常得終爲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汨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天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末也是所

謂善自寬以爲樂非眞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衞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汩於外也不羡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旣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旣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爲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妄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亦未爲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玆乎又其以營營而求

生爲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爲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爲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爲非將求爲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爲不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爲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解曰睪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言壙之所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眛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寶以慈爲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

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蚤悟其理者希衆寡相傾行非爲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修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爲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爲均於亡羊郎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爲得其居取與爲失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

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事之破䃣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
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
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
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爲得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
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
所卽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旣
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
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

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
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
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
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
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
中時變歲遷日攺月化雖一息之頃呿吟前後新故不同譬
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釭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
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

化之密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覩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如開明於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爾亡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炁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炁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炁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炁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况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俄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於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奚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旣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喻曉而舍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盧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爲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日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盧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一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爲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爲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

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昧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

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爲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卽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爲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仞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

也故可以大壞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歛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歛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爲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奈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爲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爲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爲天地大盜積者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而終焉嘗試論之

一兎適於野百人逐之而人弗非也暨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之間若彼逐兎之流晝爲分守其有得之於適然者眞以爲已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爲眞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竊痛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况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之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傳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

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歛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爲非道謂上德爲不德以聖道爲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羲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爲至妙而約也至於莊子之書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其書連犿而無傷其辭諔詭

而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諔詭亦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爲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爲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爲先其範成必以陰陽爲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爲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卽物而能盡卽物則不足以言生

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爲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爲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旣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奠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然之符矣故均烏足之所化也爲

蠐螬則不能爲胡蝶均竈之所化也爲鶉則不能爲繼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覩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爲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爲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卽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袪有生之累也猶

以爲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爲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爲盜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奚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至此而終焉

黃帝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已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

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皯黣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搆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

獨立而不改徹鐘懸減厨膳則無耳目口鼻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彊爲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解曰西北爲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爲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

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遊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欲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欲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疏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

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卽是可以入水火忘痟痛
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眞空
不空乘空有似乎眞而非眞也故言若履實眞虛非虛寢虛
有似乎虛而非眞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寤覺夢者
然則華胥之遊彼直眞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
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
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
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

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爲力牧者爲人治之工宰太山稽
者於地類爲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稽
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自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
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
之不離於眞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
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
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眞
與神遇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
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

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
有爲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斂華而復
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眞人未有寢而不
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怡然自得歟蓋晝之所好則
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
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
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
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
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
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無

須臾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
已而有爲雖有爲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爲宜無有爲之累矣
然既已有爲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
應帝王始終不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爲言焉語道至
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
亂一喜一憂其爲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
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祛其應
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斂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
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
其陳跡以思無數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
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
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
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
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
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
則應物而不倡不偎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
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
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靈
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爲者也伯高子則年
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邱
子友伯昏瞀人也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

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
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
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
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
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
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
問而四不知知問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頻矣爲章戴者方
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足以語老商無爲之道哉是以
既從列子則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
常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也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
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
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
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

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
烝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
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初無
定體我以爲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
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
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
雖均於耳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
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
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一

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爲七情初不屬彼則反決裂於圓明亦
奚假於物哉苟能卽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眞
則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爲一迥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
如雨雪之見晛無不殞釋而同於眞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
乎此則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知而自得
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
託之於躬行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
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
意也未至乎目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者商一眄而已至於五
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

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爲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有矣未能無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貧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眞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

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爲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滀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爲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

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眞者也眞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爲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爲眞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卽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者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爲眞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爲道之紀卽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

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爲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迕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迕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秖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眞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况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靑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

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爲我害而吾心自爲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眞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

訣聞爲天下之美盡在於已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爲昏以無爲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邱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

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邱開濟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邱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旣而狎侮欺詒擋挑挨抌亡所不爲商邱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爲戲笑者求已勝而人辱也爲商邱開者亦以爲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騁而商邱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慍容技雖衆俄

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爲商邱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邱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邱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碭

解曰犄慮不存誠信內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骪骨無碭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邱開復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解曰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軀於波流爾詒以爲彼中有寶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爲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況無乎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邱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邱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邱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爲有道而謂之爲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礙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泳而出學泅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

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邱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爲道而物莫之能迕也若夫藏猜慮矜觀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邱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爲

蘙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閒爾可不愼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爲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蹇以爲有

信非至信爾

商邱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僞而皆眞惑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救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爲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擊歛邱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啟出謂之商邱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邱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

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爲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爲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

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鵰鶚禽獸之至彊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能達其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

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囿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遨山林之幽深幕川谷之險阻耶噫無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鴦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如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鴦者鴦匹鳥其性馴耦梁鴦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邱園者邱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鴦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邱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泗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

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何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矣夫巧在

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搖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爲之也唯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若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

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不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仄莫適爲仄能累

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迮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橛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痀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掖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為物搶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

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卽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迕則物物皆然矣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為者

乃爲其所密察則吾之修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爲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爲物累物之所以能爲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爲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爲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故物莫之能碍爾今則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眞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碍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爲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爲而非理有則有礙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閡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剣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爲此者非不能也不爲爾夫不能者固不爲矣能而不能不爲是爲能之所使必不能爲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爲或爲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斯無不能爲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閡於金

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橈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烏能逃其化人爲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爲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爲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

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感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眞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爲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

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

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沖莫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入雖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汏或旁出而為氿或雍而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

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眹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入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甯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偽之於眞猶雨雪之見晛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咎豈在日所謂壺邱子者以空虛爲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爲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宜作哉壹）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眞獨露也紛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其卻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亙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

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爲冰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之外鎭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窺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旣已異於處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戸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妄能爲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進涫漱巾櫛脫屨膝行凡以欲得其眞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爲目而圜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爲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粱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寓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

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粥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蠶目豺聲虎頭燕頷載之近史爲可考者斯言脗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

淺智不悟童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

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之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芧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詐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僞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甯飫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為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為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

喜怒為然也霸者驩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為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

列子特取狙公賦芧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爲善鬬之畜虛驕則有懱物之態恃氣則有淩物之志雖未嘗見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鬬則曰

未也猶應影響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響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響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甯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不鬪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

雀常饑翻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近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爲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爲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言之域

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爲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爲聖人之餘事謂之爲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爲不足爲也亦云聖人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爲爾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爲德矣皇降而爲帝矣而黃帝爲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已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惑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爲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

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爲卽黄帝之治效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卽黄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邱開之與物無迕梁鴦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痀瘻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黄帝之所以爲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黄帝之言以爲宗

原缺

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黄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

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蠹自道觀之則黄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黄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

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攝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刼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於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眞樂無樂爾及以爲卑陋腥膻因慢中顙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懇懃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袪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於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郤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卑穢趨高潔不願復還於故都髣髴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

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間常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蔄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㵈主車則造父爲御
商角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
栢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
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
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
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
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
萬里王乃歎日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
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
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眞能證
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
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觀人間之無有審世界之
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眞境也仰不見日月
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
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
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
以耳由此而覩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
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
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迺至此者

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
其所居其所遊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
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
不動也嘗謂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徒顯奇出異務駭於俗
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
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
為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眞有心於聲色臭味之
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
與之為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覩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
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而樂之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道之眞
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
之行超於形體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化
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制止之焉雖然化人
移之王若隕虛是亦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
既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化人化人語以
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遺
物不樂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
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
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

足以擬其駃矣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於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於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爲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於崑崙之丘則

其肆意所游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於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亦與之觴於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迺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爲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歛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　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者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齊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等書咸紀其說焉嘗讀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橫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覩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眾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眾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

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
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
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
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死生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薤之露如
電之光皆幻而已極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
卽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
彊名之也故徼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
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
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

必本於知幻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
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
旣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眞能以性覺者諸幻盡
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眞
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
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
因人爲人之爲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
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眞亦幻窮其數變則卽幻而覺覺

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憣校四時更造雷冰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卽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冰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

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憣校四時爲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冰爲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爲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爲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爲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覩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當耳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生死曾無變乎

已其視夢覺亦末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為神因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為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

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
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
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
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
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
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
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
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
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夢覺而不悟雖水火取

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眞有於心然而覺能知
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眞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
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
常有倫昔昔之夢其閒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
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
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
不足道矣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
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

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佗也亦在夫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眞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逐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

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趣悅息

之兌故其國以夢之所爲者爲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爲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耳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

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則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爲實以夢爲

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爲妄哉尹氏知以是爲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

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邱今亡黃帝孔邱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爲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爲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爲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

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爲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眞辯之則俱妄如認夢爲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爲夢以覺爲實則旣已覺矣奚爲復有大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爲夢終則以夢爲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爲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眞僞交馳是非相蘯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爲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爲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

可以爲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耳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據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爲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爲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爲可皆爲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
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
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
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
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
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
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

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眞能忘世態者故
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眞忘者雖造化亦末如之何
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大
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密移而罔覺之使人
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
也與之居七日則混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
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
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
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

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眞之難遇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眞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况於初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閭室之毒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爲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

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兒之悅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迺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著不易莫有覺者卽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為白是從眾也以白為黑是從我也從我則眾疑從眾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眾寡相傾寡不敵眾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

以眾人之同疾為是一人之獨覺者為非耶楊氏以為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為是非白黑故為逄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逄氏則逄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慧長而以迷罔為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眾人之言為非而以聖人之言為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諺所謂黃金雖貴入眼成翳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

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糧不若遄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
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
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
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眞僞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
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僞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
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眞師傳以眞理反執而不信至於終身

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冦設此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於燕
而長於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
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
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
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紿若其
人大慙及至燕國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
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
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之愈近而愈慼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
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僞紿眞
此以眞信妄自紿之者以觀眞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

所謂內外親疎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紿也從而親疎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眞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疎不在物而在我眞僞不在境而在心心眞則雖僞亦眞心惑則雖眞亦僞向俾晉人終不自言其紿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爲紿雖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眞一誘於人僞欲復於眞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眞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强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愼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僞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旣澆漓

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末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啟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持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周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

窅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

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開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塈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

冲虛至德眞經

周列禦寇著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遹解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曰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憂有在於治天下還來世有以見聖人雖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問也者心之所欲爲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顏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入見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人以觀唯顏子爲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子爲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足以爲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

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道矣故
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爲不憂始之所是
也以樂天知命爲憂之大今之所言也顏子之於孔子得其
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
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眞有迕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
言爲正爾至於眞樂眞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
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
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
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
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
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
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尙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
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於有憂則不
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爲有憂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爲
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

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爲無窮斯民之憂爲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爲無盡則其爲憂也不亦大乎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爲無救於治亂思欲革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爲治即之則不能爲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爲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

矣又何以爲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眞樂眞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憂樂兩忘爲無爲俱遣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革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衞矣孔子以爲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焉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

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爲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卽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卽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爲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

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為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眾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凝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臟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雖塵蟲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塵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干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則

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

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爲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己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爲帝爲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卽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

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爲萬物之所覩而所以爲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爲言爾蓋西爲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爲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祛衰周文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爲震之出矣此其言之旨

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邱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謷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爲足以擬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犧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

爲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爲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眞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眞爲聖而眞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爲離於稱謂爲無也故曰雖爲而無爲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爲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

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爲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冲氣冲氣徹於陰陽陰陽資於冲氣語四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

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爲偏其不及也乃其
所以爲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
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己者至矣盡
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
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
戶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
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
列子爲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
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爲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
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
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
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
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
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
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爲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眞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爲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合咸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衎衎言其和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戶萬物之化而納之太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遇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

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爲嘗是絕物也以不言不知爲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爲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子之相

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爲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眞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

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毫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
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融而不通心爲形之所使形爲
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膽
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
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干我者
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子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
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獨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

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
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以然乃出於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
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爲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爲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
而逍遥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
游爲至也
壺邱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
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

者壺邱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卽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圂於物矣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爲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卽我

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卽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爲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爲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袪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也

壺邱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隅安知其所

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為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豈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憂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

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爲兩之
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
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攖而終不失吾太甯之道而萬
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眞而勿攖思
求萬物之治妄見其可哉是所以謂聖智爲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
能無心於應物也

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

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
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爲七皆其心之所自爲也龍叔之
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眞而未能推
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
也常相與爲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
矣體道者以有身爲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
應物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
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

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爲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爲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爲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x6文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解曰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下足以庇超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爲木橐鄂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爲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嚬笑之微其中節與否

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
可不爲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
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聽極
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
聽絕味除馨黜健去識則精神爲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
根固蒂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
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
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
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
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
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
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
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
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
皆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

徒而退

解曰賢者啬精神才者衒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衒名器而舞伯豐伯豐啬精神而距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爲之道也人臣者有爲之職也以有爲之職事無爲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爲之道統有爲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

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爲我用者爲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爲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足矜焉故其聞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辯無所開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

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爲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爲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邱子則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爲力雖六親不知而爲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歟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黜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窈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爲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爾爲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爲爾故視莫難於秋

毫而易於輿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於秋毫
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
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
餘聽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
每爲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
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
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
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螽之股堪秋蟬
之翼雖曰以弱爲彊亦旣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
爲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爲顯其能而違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
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
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
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
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
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
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
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
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
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爲至言者夫至言

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爲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爲給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爲誑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矢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宜審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

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答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爲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爲之疏其說子輿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輿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己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爲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袪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旣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爲

惟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爲左右爲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爲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

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敖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鎮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僞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甯進于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爲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謠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爲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胷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擾變無常而所適常當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其廣包眇其纖入蔵稱物平施無歉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諭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晉豈在日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知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

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著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眞知矣能而不為則無有為之累其能徧物無

所不能是爲眞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爲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爲道發不能則非不爲也不能爲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邱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爲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爲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爲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爲矣雖無爲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爲哉聖人之無爲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爲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眞無爲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

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淸而淸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反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

不拘於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　偏膠于一曲拘于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之所以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尙且待教而後知况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寂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於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

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子列子不謁于南郭之牆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邱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況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爲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爲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周旋變故不離於眞旣不爲眷婁藥瘍之彊聒亦不爲聚塊積塵之無爲常居於眞知眞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眞樂眞知而終言其眞知眞能也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

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爲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爲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 原缺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爲萬殊先不識今後不識先雖一息之往

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眞始或爲終終或爲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鷄爲鶉鶉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鷄鷄之所終鶉之所始鶉以爲終布穀以爲始布穀之終鷄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囿於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討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爲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爲有異乎物之爲有也不可言之爲有極以其大也不可言之爲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

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眞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

豳則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豳之西營之東其偏於雨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鵾鵬則游於天地焦螟無

不足於鶡鵬鶡鵬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爲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卽道而言雖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

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旣已爲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旣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游至微直猶巨鼇之戴一物爾旣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峙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奠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爲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慉之氣勝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絶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

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爲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强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冲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輿者木之為嶠者火之銳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

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眞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邱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蹔峙爲毒以夫峙而不動爲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爲之命禺彊也禺彊北方之神靈龜爲之使故禺彊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爲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巳爲物而我所資以爲安矣則物必有爲之害者而物又將爲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

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圓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

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䚢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爲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爲冥靈大椿於荊則壽爲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也爲鵾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有柚之不踰淮鸜鵒之不踰濟貉之不

踰汝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遙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䚡俞師曠弗能聞見其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修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虛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邱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

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蠧身有如此者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眞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郤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

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瀵也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

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謠則各得其眞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瀵以易其中沐浴神瀵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慊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

矣戀隰朋之言矣顧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爲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旣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爲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遊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爲獨存而常同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覩齊國之近而以爲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爲耄是猶埳井之蛙跨跱埳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

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陸舟車其所云爲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

裸北國多寒則鞨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休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為之寇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極無盡難終難窮

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於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惑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曰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

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爲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眞不能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爲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不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爲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眞小兒之辯鬭爾

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爲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强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爲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

繳乘風振之運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絕以輕制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爲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爲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

綸鍼鉤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若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

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爲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眞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爲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爲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爲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

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遠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也以遠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况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徒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達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既有得矣則力迴造化幡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醴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爲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一技之妙其

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平泰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

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解曰眞悲無聲而哀眞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僞以爲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眞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僞乃眞能動人况彼我皆眞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全齊而哭

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旣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稽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期而名益彰

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
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慴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

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傅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爲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傅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趨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

變萬化唯變所適夫然後爲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末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㲉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蝨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逢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孟子以逢蒙之殺羿爲是亦羿有罪焉爲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

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

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爲先於掌握之執節泰豆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爲弓者之先爲箕爲冶者之先爲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爲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

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銜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室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昆侖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

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卯以驩嫌殺邱郈章邱郈章之子曰來丹謀殺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

解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郈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邱者中高之地邱郈章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驩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邱郈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爲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也

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解曰陰以刻制爲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鷇也

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

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解曰寶劍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劍言冲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卻三軍之衆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爲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劍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火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

解曰含光則葆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爲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淡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

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迕於物也宵練則旣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爲以無有入無間是爲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爲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啟封其神無郤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卽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爲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

能殺人也歟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卵則怒其妻曰使我嗌疾而腰急以擊黑卵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卵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嗌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

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讐因則爲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爲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卵以暱嫌殺邱邴章來丹讐手劍以屠黑卵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卵之志而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邱邴章乎蓋邱邴章已用而爲旺者所殺故可殺也若魏黑

卯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爲來丹而已爲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

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爲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劍凡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閡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

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釣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焦僥之心智焦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悦惡焦螟爲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鵾鵬爲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旣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易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

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邱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讐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爲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絡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爲此也

沖虛至德眞經

周列禦寇著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遹解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爲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爲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爲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飾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

於命矣然彭之爲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或是因於力
矣然則謂力爲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
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
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
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
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
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
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
邪唯其自爲無爲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
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土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
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爲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
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
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爲命
也安可遽以當生臠卷傖囊之所爲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
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耶其不通乎命
亦甚矣唯眞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爲而不廢壽
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
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
言命終焉以此爲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
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
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
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
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
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
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
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
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
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
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
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
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
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
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
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旣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
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
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爲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奧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觸於室處故爲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爲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旣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爲卽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

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旣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覇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覇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

管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讐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為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為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兵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

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經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於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為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如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為非特桓公管鮑為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

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僻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覇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屑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爲哉且以覇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皡皡其莫爲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爲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

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眞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為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

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

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爲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顓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傒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也智之所無奈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爲天福或以爲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禀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己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

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爲衆醫俞以順從爲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爲其弗可已也是爲良醫盧以總合爲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爲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爲天地之委形生爲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旣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憎厚薄生於有見妄爲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爲順以異爲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爲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失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爲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爲

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奈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爲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意以迎天意揣利害爲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增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爲大惑殊不知命之

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固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逝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夀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眞矣慤矣眞言精而不偽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

人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眞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力命下

墨杘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狡猾情露謇極凌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讁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

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畢戾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嘽咺憋懯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儇利鄙僕之不同婩斫便辟則彊闘柔佞之不一謬猲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謾愜凌誶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娗諈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己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尙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

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咸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蚿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道逍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不亦悲乎

倇倇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倇倇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至明賢人覩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爾唯不能覩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爲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妄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

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覩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邱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迕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

是具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捫目塞耳者非眞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眞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

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

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

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眞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

以力爲無功而溺於莫之爲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
失自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爲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爲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

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非自爾夫旣謂之自爾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慼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

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末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既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

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逌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而彊爲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

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聚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爲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搆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

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
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
矣曾不若盜貨者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
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
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
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
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
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
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痒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疆無
堅爲疾爲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
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
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
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
愼耳目惜是非偊偊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日罹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
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异

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趣當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僞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

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

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
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辯矣楊朱欲齊生死之
變而一之故卽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
於無同無異也或遠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殺亂於
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
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
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

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
跡安得不同趣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
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
郵以放寡宗清貞之娛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
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
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旣有
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郵是亦
爲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

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爲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縰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戚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懈於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

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勿壅勿過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爲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爲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生爲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爲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爲管晏之所爲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

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璣以萬物為齎送則其所遇焉乎往而不可哉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所將者

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
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
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
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
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
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
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
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
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

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
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
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者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
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
閼明而不得恣者非眞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
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閼適而不得恣者非眞能忘好
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
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凡
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

爲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爲則眞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酖於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沈湎言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爲仁義之操而敢爲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眞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

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眞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詭辭亂其心榮祿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閒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者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甚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聰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眞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
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
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
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
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
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
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
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
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
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土埋之

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
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
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
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
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
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
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
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己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
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籍其先貲初不

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澤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獲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矣會天壤達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 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

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陽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絕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

寡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汩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為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為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

X8X

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汩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為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毫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

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奈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

卑則事尊經身役役無非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已曷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

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爲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於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异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

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遣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

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呑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矣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使堯牽

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

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爲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有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速之間爾安可致戚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衞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

生必先無離形物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眞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

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實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貨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

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眞宰喪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庸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饑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興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眾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𪘏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痡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為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為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故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汨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為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緼麖者不知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之溫美戎菽甘
枲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
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
者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
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爲無厭哉孟子以目之
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爲性列子之教蘄於順性而
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爲陰陽
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爲富足以有此四者爲言也如

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爲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
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
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己入則反
蓄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
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
無爲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
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

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賓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搆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羨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

X81

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賓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蠹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閑先聖之道爲已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

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
訓於天下耶抑别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
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
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
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
哉由是愼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偊偊以
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纍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
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冀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
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

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
之訓抑微矣其書明孝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
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蘄於學者不徇聖人之
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
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
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眞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
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
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邱子林壺邱　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為形以我為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邱子林也嘗以弟子之禮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愼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
定而後能知其爲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
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
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
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

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
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
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
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
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
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
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
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

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㥿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爲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爲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爲善射爲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衞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

而況行之乎（一本作失）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爲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爲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爲謀府而智者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爲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爲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折甲雖刻衆形而不爲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

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曰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爲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

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邱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

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敝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爲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慍容矣仁義爲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刖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

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趣於聚塊積塵之無爲而非
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己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

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旣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旣爲盜矣仁將焉在故郄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耻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鄰國爲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

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義志不存夫孰
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卽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
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
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
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
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
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
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
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忠信錯其軀
於波流者蓋忠信卽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
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
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
子識之也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

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无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旣見雖若淄澠之合疑辨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旣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

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爲有爲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河江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

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釁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鳧鷖之君則不足以爲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賊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於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

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無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特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

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特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妄可遠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於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

身屬其踁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

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
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
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爲牝而黃夫九
方臯豈不能知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爲牝爲其所用者牡所
守者雌也驪而以爲黃爲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
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
言以爲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
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
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
以知九方臯夫沙邱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出世

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齪齪與駑駘並馳於轅下
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
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
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
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
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
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
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翦翦

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
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
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
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爲其軋已也官大者主惡之爲其逼已
也祿厚者怨逮之爲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
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不厭其多此

其爲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
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邱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眾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累故可以長
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
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
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
顏闔之眞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悋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眞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爲而爲要二人

之爲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兄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已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爲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爲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覩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斂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人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

鼠忍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爲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啟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視則就而哺及其既餔之而能視則因心妄

見謂盜之食爲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爲我貴而愛之以蘄不死由是慮物之爲己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內蘊怨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愼所出

解曰觀爰旌目桂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焉之乎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岐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爲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慼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慼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爲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爲答也孟孫陽則離居物之先趣於

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趣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爲迂楊子之答爲僻也其以學泅爲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濟渡爲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皆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愼爲善所謂愼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

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

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

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

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

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

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

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

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空適以害物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

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

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

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

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

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

徒以狀而見疏耳豈相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

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

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噆膚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早有知也卽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俊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眞能辯榮

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敎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爲薪而言也因請以爲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爲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邪

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扫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爲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紛錯皆自吾心爲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

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己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己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乃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

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於重道爲治者在於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遣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愼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愼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人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

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子之先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傳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後世 原缺 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為莫不出於力其致

莫不制於命致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為天瑞一入焉而為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眞人者也其自名為列子者蓋以其為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況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通玄眞經序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蠡師之姓辛名銒字文子蔡邶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甯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爲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已也其

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哀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眞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追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强爲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逖料滄溟之淺深者亦自以爲難矣默希子序

重刊道藏輯要　女集五

通玄眞經

周辛銒著　默希子注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猨而朗照裂愛淵於通津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 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 先天地生 首出庶物 惟象无形 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 窈窈冥冥寂寥淡漠 言道性深微不可測 不聞其聲 非聲可聞非色可觀 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 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眞號故曰強名也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 既无形象可覩豈有高深可測 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 音骨 沖而不盈 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泏泏水出之貌 濁以靜之徐清 如動而靜似濁而清 施之無窮無所朝夕 博施无窮豈止旦暮 表之不盈一握 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 言之幽闇明齊三景言之柔毳利繼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 高山深淵麟遊鳳翥竊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 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 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 天運動也地墆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

雷動風與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無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眞愼行所謂琢磨絕待虛凝自然復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者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兒隱不作以治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音讀道之行各遂生成无相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喪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无夭枉也婦人不孀皆得相保虹蜺不見邪氣自匿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化無窮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生焉不宰之宰而眞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之

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畜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怳之間應用无窮窈冥之際變化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道者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無盡之域游无窮之道豈不盛哉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

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掌握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豈有馳於遠近而生致勞弊〕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無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內正一心外斥雜伎〕厲其精神〔使內明明也〕偃其知見〔止非道也〕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無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不得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

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靜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反者道之常也〔俗用有爲道用無爲〕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无飾智也〕滅其文章〔存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去迷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无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以知微寡以御眾者也〕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

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无對以外制中或達或窮知中知外萬舉不敗五藏甯思慮
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
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
自得卽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
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自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唯能不驕富貴
而保其和樂也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為大失其道
則天下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為小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
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无窮萬物不終也夫道者陶治萬物終始
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夫道寂寥洪鑪埏埴始於无象中而有物終於无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

莫知神靈者也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
至大不可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無之總名也言其无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覩是无為
之精有物之妙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無之間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淸淨柔弱純
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體同虛无德合天地故曰眞人
眞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下為大矣以道觀之
則天下為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心非物動
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無道則見時之有道
則退而默然時之无道則勤而修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懷
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
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

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眞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宛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攻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眞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漠之性故得形神相持憂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體皆端一心平則羣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皆眞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无他知守常度則神无不應德无不包道无不在也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謂專氣致柔唯求食於母更无餘慮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爲形心之爲心枯木邪死灰邪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无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處所尋蕩蕩焉非可謨度而得其唯四達能無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機豈有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隨時而應豈有定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書者謂詩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寫之簡素緘之金縢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眞僞故書者不眞名者不實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力屈守一无勞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止非道絕標顯去偏知任一原故有百倍之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

是智以生孽欲以亂眞好惛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眞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淸靜有道者則淸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外物者故无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卽乎無門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游乎无門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玄契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得非役慮成非有爲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姧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姧衺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爲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誡之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

淸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卽易易而忘其本卽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眞衺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爲合如其性終身不遷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淸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淸穢在沙石人性本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已其唯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貫切以樂爲樂樂極則哀以憂爲憂憂不忘也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尙知向慕而況賢德者乎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悅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所以然者擘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饕滋味桎梏名利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

而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一者无也言无定形行於天下周於萬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漑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絕无聲安可聞見〕無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无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自无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一爲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爲一萬物蕃昌也〕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周〕一之嘏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萬物之性情也〕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其若濁〔迹晦於俗〕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濁而能清虛而能盈〕澹然若大海〔漠然无涯〕汜兮若浮雲〔飄然而適〕若無而有若亡而存〔非无非有能存能亡自若樸已下比體道之人能若是者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萬事皆出眾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所不處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

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而不能節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妄作藥石奚救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强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强疎達而不悖不與物競堅强而不匱屈柔不乏無所太過無所不逮所欲不過分所爲無不遂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假言通理借水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音紫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

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水者五行之長以其德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類仁逮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無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强而无敵散爲雨露積爲泉原用之不匱施之無邊汚之不垢潔而自全曠哉水德與道合焉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夫萬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爲物之祖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內得

一心外通萬有潛孚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爲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得其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聚塵成嶽積流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虛心前物是无力而强所之皆遂无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之動與道游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卽剛積弱卽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厥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强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己故兵强卽滅木强卽折革强卽裂用强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剛柔之道

是剛者先斃柔者獲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强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以制後後以制先何卽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夫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雅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无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游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寶而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攻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强者其時不爭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卽純白之不粹夫機未忘智巧斯存則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卽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沒身不怠任數者勞而無功窮數術者勞而无益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濫民怨箠繁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之禍惡者去之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卽大作卽細能守卽固爲卽敗如大禹治水因下民昏墊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斬木通道救時濟危俾死有害巍巍乎其有成功爲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令者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渭水爲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爲之者敗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

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夫任耳目竭志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无心而爲不慮而成此眞人之所貴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卽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聽失於非譽惑於好憎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微也故兵莫憯乎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焉者也鏌鎁枹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斷无威而善服故鏌鎁雖利道爲下枹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爲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將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於胸腋小寇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亂

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形勞勞者弊之徵去彼智法取此淸靜天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至人以智爲賊世人以智爲德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夫无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强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爲小是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無少則无形爲大是大因无形也有形者遂事也本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爲器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體存卽无是聲出无間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此言有者卽无名之名非求有名若求有名何以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此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絕不知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有道卽尊無道卽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

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自非用牡豈全有名自非有雌豈全无名晦明隱顯在我有无甯滯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修其名爲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功卽有名無功卽無名道不虛應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自無而生有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爲難於其易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卽照然物不孤運事在相假也故有道卽有德有德卽有功有功卽有名有名卽復歸於道道德既修功名自有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全保功名自無咎悔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唯聖人能立無功之功無名之名有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

有功利物而不顯無名常用而無窮古者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無分別也貌不離情天和順也言不出行行出無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也其衣煖而無采不增華飾其兵鈍而無刃不治凶器行蹎蹎詳徐之貌視瞑瞑音縣若嬰兒之視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衣食之外餘無所求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求報內不祈德潛符道眞闇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令不施而俗自整人無欲而事自節也矜僞以惑世輌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夫詐僞爲事坎軻而行斯迷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爲也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非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

合天地之德故日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無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言君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鄰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韞精神外無人物都無爲朕豈有形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苛政無佞人無隱士無逸民朝廷皆忠烈嚴野無遺賢無勞役無冤形使民以時用法無濫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非家至而

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是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與信莫能賞善伐惡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生死者至時不得不死卽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

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福非我起禍非我生

莫知所由不見其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細日用似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無聲**

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夫聖人其靜也天下無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

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信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人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故龍鳳翔集河海清澄非至精誠曷能至此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嘉祥此明逆之致咎災故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必不差也**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災害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兢兢業業不敢荒甯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侮慢也**故神明之事**[illegible]

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强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況强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體至道合天心故德無不備明無不燭靈不虛應信不逾時有能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非體沖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其唯神化**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已不以夷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驛至德加乎人若出諸已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夫人識道體合天理在物無害於身不虧也**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無違**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泯安可脅凌也**又况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含陰

吐陽分布五材包羅萬品獨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表未嘗有生孰云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有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無言玄功不宰故君臣相保誦詠其德上達于天幽通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天之高遠唯無爲感之而應無事親之則近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勤行如夜行未追所詣陪行不息所以精神內發上達于天故却走馬以糞却者罷也馬者心也心如佚馬難可控御人皆馳心遠希名利以榮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虛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無私有德者則就無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捨惡親善理合自然無欲

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無私無爲故無利無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已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唯全太和自然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韋革爲鼓擊之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聲應莫窮神化無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若鏡所鑑無遺不迎物而求照必恒照而應物物無逃像所遇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斯爲不實無得無失斯爲眞一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含和忘形遺累如飲醕酎甘樂其中混然而同可謂大道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此謂悟道以無生如因醉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列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此明虙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無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未詳）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

（絕浮囂之知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反聽內視則真人不見真智不生也）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以仁建物義以存誠人無不懷事無不濟此益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

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冥外順藏精育真無爲逍遙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純精空餘糟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溢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甯免害）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絕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聖人內守真旨外應物宜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無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無所

不通游乎太無則無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滑昏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真聖異迹功業相縣猶視不代庖各司其位）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未有居榮顯不役精神既受其祿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既受羈係則命不在我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道之主不勞神慮不炫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絕）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公而無私威而不猛法約刑緩人從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攸同殊俗一軌此聖人恩治天下）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

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若以此治卽亡無日矣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持末以忘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決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應響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恣之無猒內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璇璣以觀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發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別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庥之彼聖人以治天下陰陽無情聖人無情爲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名往未嘗遺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無虐刑豈煩於言哉不視而治晉國無亂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故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

其言從其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故秦莊有折脅之禍夏桀有妲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無偏僻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可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其死也肅然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祈報死無歸怨生之死之以其無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際期於中的及其至垛以縣尋丈蓋毫釐之差天地縣隔）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不可以禁民唯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之治天下民從其化有若轉丸禁姦式其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神鬼無不悅服況於人也）故大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立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既廢賞罰始行進賢之路開則不肖者亦有居其位去暴之端起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故知非法不明守之者濫非賞罕用之者溺）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卽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卽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卽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

謂天地之根無爲者爲而不恃故曰無爲無言者言而不矜故曰無聲無形何聽無色何視可謂神微獨立不改綿綿常存爲天地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强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有生於無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無形尋末則惑於多數故知返則以無爲爲宗感多則求一爲主也天子以天地爲品言廣大也以萬物爲資無不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軌以亂乎天經者也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行小惠除害卽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干之國有禍亂賢人定之今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無作聖之階雖賢無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鼓腹

擊壤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天下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者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神化者不可說以非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譹呼夫呼聲可聞不過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言至而信信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令行而誠誠以外發無有違者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縣得彼意

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思裘今飢者與裘寒者遺食上令
既乖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不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
豈言飢飽慈母覘候之情察其燥濕而恩育之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故言之用者
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言則小言無言言則大信君子
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
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故形於內而動於外雖賢聖無不從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
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直趨其難誠發於中也君子之
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憯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
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聖人不慙於景貴不爲非君子愼其獨也謂不欺闇室也舍

近期遠塞矣近不求己遠而求人不謂室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
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勇者一呼萬人皆駭賢者治世天下所望
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各異故也不下席而匡
天下者求諸己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等故省諸已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
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可彷彿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
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以狀貌結也不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自無形至精
之精無不生形而形見焉照不求精而精存焉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爲宗以德
爲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絕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關言得若貴言爲道不可冀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閉爲扃鐍夫至巧故善以智閉也豈能故拙者專以力捍雖壯必開比諭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今古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唯潤已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聲氣相應悲歡相召故歌雖異國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已澤乃遐臨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卽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

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言無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卽非無爲而治也唯有爲而不爲卽無爲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卽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無言聖尚不作言則迹見爲則人之牲唯兩無傷能全於道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趎老子弟子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羣疑頓銷若太陽回照闇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自庶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大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無不聞進無喜容退無慙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遇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德義無方終始無際處於不傾之地立身無爲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既載於不竭之府運之而無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無訟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之令動必有益作則興利不處不久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

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其政教順之以凶爲吉逆則以大爲小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革其故則俗難安循其性則人易治草之從風無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謫見於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守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九守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亢龍無悔可越三淸之表忽之者則牝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固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形質已具離而爲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而爲陰陽剛柔立矣精氣爲人粗氣爲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從是萬化至乎無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入無窮之門反造化之根莫識其眞孰云有我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翱翔天地履蹈紀綱逍遙於自得之境放曠於無爲之宅俗不能拘世不能誘也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天無心於逆順人有生於禍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默神游於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爲精神地氣重凝而爲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一也一生二地二也二生三人三也三生萬物變化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皆稟和氣而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一月而膏凝也二月血脈形兆脈也三月而胚定府靈也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開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以定精也十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臟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唯四與五臟不同未詳今說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象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

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心爲身主總統五藏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不知知此道者鮮矣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天有日月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明不節則爲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脈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爲病矣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尙由節其章光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緯護其神明況乎人役耳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精神外全形體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夫見表知裏覩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

彫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肌膚充乎外嗜欲寡則耳目淸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夫聰無不察明無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邪則悖之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微無不照幽無不察事無不濟爲無不成也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內精不蕩外邪莫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卽易因小以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決戶牖精神洞明玄鑒通使候則五藏疏達而不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感於聲色役其精神志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平也則毫髮之微可覩人之蔽也雖丘山之禍莫之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務在節宣不祈分外也聖

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當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止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情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徇於物近遺其身所棄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外有所欲內有所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精氣泄漏則形神日逝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饕無厭只求快心誠自踈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無以生為不厚生不厚生者不處必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摠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

無一之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無窮皆乘一而有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為一理無不悉不知萬物為一則偏事皆失)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無生故云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為一物何一相物物我兩忘是非安繼故游刃虛宗全真大樸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事不可繫)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冥好憎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此一節總敘九守為治國修身之至誠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守虛(九守一數)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道者則無)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非我有故謂天行死非我終故謂物化)靜

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神心之舍也人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生相違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無而生無所不有天地以虛而受無所不容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無所疏無所親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疏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生死福之不能祐禍之不能傾自非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無不得所爲無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無以天下爲萬物盜則神何累不爲萬物盜則心何惑也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恐懼識變化以虛誕不足以驚怪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撓之柱道也無關之途德也以道爲柱所以無傾以德爲途所以皆適稟不竭之府神用無極學不死之師本乎不生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死生無迫於巳利害安足介懷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義者可以仁道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甯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死義以忘生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虛無也既無形質安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之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人之

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羞進也觀古視今抱道守德深明言趣足以進修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無不以天下爲已不思至道公然有爲其由擊鼓而欲無聲不應者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淸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大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無所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貴滌除還原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爲者也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無外其入無內無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貧賤之品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有欲則所欲者不足無樂則所適者皆遂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愼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貪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

守淸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所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驗無遺物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動不私已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濁而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謂有無相成形神相保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明則不垢其身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心無靜躁神明虛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絕貪汙而情可適節衣食而性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名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猒能有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物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惑雖勢傾王公利積山嶽聲駐行雲色能傾國辯若連環智若流水勇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眞人者乎夫生生者不生

化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不化故能為生化之本）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危微之機縱氣吞宇宙辨吐江河雖日神奇而其臭腐矣奈天下何）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自非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育之有質歸乎自然）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暢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譽安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

又況無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載一逢所謂稀矣今才可經世時非有道心宜遁迹無復干求是以文種就戮范子汎舟故賢愚相懸眇然千里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專視則廢耳專目則廢聽至雷霆之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謂聾者太山之形非小目不覩者非謂瞽者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故知見利忘道徇物遺身多矣）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滋味之美金玉之音惑眩情性昏翳精神相發濫觴浸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沖霄揚鬐慧海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無爲其次尚賢形教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危亡無日尚賢者癡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爲之矯性者非正眞故曰癡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也之道則天下之行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萬物之主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是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淩下恃強者亡淩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鎭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唯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鎭以道德一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之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無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爲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治身者不棄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

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為大聖人以謙濟為尊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也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唯人不驕侈執雌牝而英雄歸之為羣雄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淫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

暴而忌驕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眾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乘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

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也能至於無樂也卽無不樂也無不樂卽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卽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端妍殊色所貴淸虛澄澹無爲絕欲以爲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樂人而與天爲傳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卽與身爲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爲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修之於身與德爲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卽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爲不能遷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待勢

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委利志氣淸凝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卽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卽逝形氣亦凋一失其所三者何依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爲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爲主欲害傷乎末則形斃而神遁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卽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卽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兌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元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

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無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履眞返樸卽遊天地之根無爲無事卽逍遥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眞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無疑禍福素冥升沉何累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修然無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知於無知見於不見爲而不爲辯於不辯明無知爲眞知知之爲僞感而應迫而

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處而隨意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淸靜而無廓然獨處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亦無謂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千生雖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無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眞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絕諸想也其智不萌無他慮也其動無形神用微也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今以存爲亡以生爲死者謂隳體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是登假於道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元者精氣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邊際者也卽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無神無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故隱顯無窮變化無極也化

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卽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卽化萬物受生化不得不生化故淪於無形天地不生化而能生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途故曰眞人

符言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奧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上乎無上下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 平乎准直乎繩 非衡能平無處不夷非繩而直無處不正 圓乎規方乎矩 非規能圓而無圓非矩能方而無方 包裹天地而無表裏 其大無外其細無內 洞同覆蓋而無所礙 大圓無涯大通無滯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 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和 倍道而任已見譽而爲善立而爲賢 倍背也背道而譽非善之善趨俗求名非賢之賢也 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 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乘時則用力多而見功尠 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8文川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動不爲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怠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 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 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 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謂玉石有分而爭奪生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物有美而見害人希名而召禍 華榮之言後爲愆 先騁華辭後招身禍 石有玉傷其山 山若藏寶必見鑿人不愼言必招禍 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且君子攸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人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無涯而皆善以地為軫運無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裒王遞作天之所覆無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裳塵不垢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誇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也必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為之則敗者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兼得四何者上為皇為帝偏得一言則下為霸為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兢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

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卽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卽治道通矣原天命卽不惑禍福治心術卽不妄喜怒理好憎卽不貪無用適情性卽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卽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卽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卽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已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已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無諂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造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已雖禍而何憂福生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恬淡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卽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卽所欲者至（已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所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以亡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而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本固邦寧行周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無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無禍福則無損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

不嘗有禍嘗無罪不嘗有功無禍無福無罪無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爲身以無爲心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不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眞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爲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卽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爲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卽勸爲不善卽觀勸卽生責觀卽生患勸愬也觀察也夫人爲善嘗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己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希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無爲而自周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卽不用道道勝人卽名息道息人名章卽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

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絕疑於無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內秉眞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卽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乖分此聖王之道卽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僞已惑眞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衆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

得(善不外求)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愼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闊至幽能察地之利育於萬物廣濟無違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不動以其常足不受賜厭其所取輒亦無害故與之不德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怨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絕善譽將無毀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爲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無則無滯是謂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

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太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無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濫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耻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其河水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三者不修殃及已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言已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已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目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之闇聾有鑒疑鹿馬智

昏菽麥此心之闇聾也即事不辨況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無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而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爲明也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事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惟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也不聞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闇聾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德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

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卽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卽幾之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已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識不稱危亡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爲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週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邪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洵盜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爲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爲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正不可革心苟無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爲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爲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七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雜以事涓可以

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驗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且瘉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爲直以愚爲賢豈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喻死生

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産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爲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當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德不勝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眾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惟保謙柔眾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重刊道藏輯要

通玄眞經

周辛銒著　　默希子註

道德 此篇上問道德下及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起問以其玄奥故宜精審將成後學悟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 非學不知非精不達 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 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撞鐘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 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 玄覽无遺 中學以心聽 或存或亡 下學以耳聽 聲若風過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卽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卽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卽行之不成 道德高妙知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 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稽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此爲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聽不忘善抱不脫也 夫道者原產有始 欲聽其理必先明本 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 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況於人乎 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 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失人之所尊聖人後已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則羣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猒也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道爲生化之主德爲含養之資羣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 夫道無爲無形 无爲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 內以修

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修身治人无為无形與天為鄰與道俱冥合乎无為而无不寧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察非眞可識然窈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國睦民全身保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其所行皆原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處其位何能久乎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為本本固邦寧也

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有人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者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亡之故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行道者勇刺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聾俗則為神奇在至道謂之兒戲不若使彼不起刺擊意我无愛利害之心忘詭世之迹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

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庚桑尸羽俗孔丘稱素王卽其人也 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文子問德 向已知道今更問德兼之仁義次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 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 畜之成之无爲无私澤滋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 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 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憂慈惠不偏博施濟眾所謂仁也 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 扶傾拯溺固窮守節隨宜順理所謂義也 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 敬尊撫下卑己先物秉謙柔之德无息傲之容此之謂禮者也 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 四者有虧以治人卽敗國以修身則喪生 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 五者兼修天下无敵 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攝御羣類 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夫道既隱四經乘之文子問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無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毁折草木不天死河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八卦書卽洪範九疇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壄無百蔬季世之君驟𦆓敗紀誅賢任佞聚歛不時荒怠无厭逆氣陵沴上達於天星辰乖殊下應於地故山崩川竭人無聊生昆蟲草木咸失其所唯爲人主者不可不儆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邪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白然棲靈鳳尺瀆不能容巨鱗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

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爲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監於己兆故不游其門也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而何覩已形之禍非智而何无聞无見眞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人生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署大道之數矜巧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爲海短綆汲深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眩所知必致窮屈專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歛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

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竭之物給无窮之費亦難爲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況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爲仇是以志人絕取捨之心守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取與之分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問先王之道諷當時之主言今時之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執一无爲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執者非也微而无狀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總衆以御物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動不逾分靜不滯方此靜之至也故能爲天下正也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夫理契无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濡品物德貽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謫僻之俗澆薄之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君執一卽治無常卽亂一法不明萬民失據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妄爲不馮位而濟惠能全五者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無不適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數變君數易是君无一則民物勞弊天下不安君无恒法隨時遷變因无恒主亦廢興也人以

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凡爲君者宜鎭以道德不妄好憎恣其胷臆逾於賞罰不當則下吏斯懼懼則刑濫何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天下所以戴君上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國有君而無道是民無主雖有其主使奸臣竊柄賢者受害徵斂無厭民物勞苦故云甚於無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无升降時有澆湻理在變通義非膠柱故適時而舉因貧濟物大矣哉其誰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夷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爲至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國有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懲奸其理不差仁者愼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捨下吏之道專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騁譎詭之才抑本趨末得不危亡也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出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爲賞罰必當達違其理近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老子曰若

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湛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絕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遁无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先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典節之能全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救時濟物衆人仰止猶饑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革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政已治衆有可觀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用也不可形者不可以當時之言爲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薄也細萬物者非簡賤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天下歸无心利萬物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爲鏡照无不得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上與道交下與化游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夫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肯其道內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政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教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淸虛爲體欲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正不割物廉不傷義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修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上言謂道下言爲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善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之所謂證父爲賢死女爲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不然其矯性而求直飾行以存誠乃末世之詭法非至德之眞意則故不足信貴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理在稱機事无定體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捽祊骨切名君非禮在祝卽當捽父非法於溺卽可事在適時誰云適禮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譎而後通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之意老子曰自天

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殃在於失道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國无餘殃安時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固知善惡无主與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昧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聾聾无耳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之一不易物盡申諸己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蟲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災之生也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民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威力為政也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絶義滅有君非君為臣非臣尊卑失位強弱相陵故即秦之二世撲之季主此國毀亡之時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奉之不逮則峻之以刑刑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冒禁以死抵法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揚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

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頗僻之刑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卽理无不鑒法平則民不遭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已所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是既非是善亦非善卽善惡無定是非安在然愜其情者雖惡以爲善善其所善非去衷也迕其意者雖是以爲非非其所非逆其心也則无是以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亂政小鮮何堪數撓夫趣合者卽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卽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君所言且當而身疏則君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爲人規矩人亦爲我師匠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夫虛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嘗適心居中而常寂不馳諸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无窮之路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聖人游於絕冥之境內以反眞外能應化觸情不染動用无爲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

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周平王也言一人者王自況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人不能化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衰正存心治亂由君心衰則衰君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貴在諸道道彼一人則淫俗可變醨德復興何憂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顯顯莫不上師於君望爲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

881

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毀身故王者愼所積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道德以感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蒞臨也人君以道蒞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垂亡道處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修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謚爲平王

上德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則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則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無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無憂虞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不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因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卽先下卽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卽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通途論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執熒耀而方太陽非迷者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愚若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

猶陰奪陽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韞珠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蚯蚓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饑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淸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淸明雖小可以見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不可不行以淸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淸必覆傾賢愚不並立淸濁不同器天二炁卽成虹地二炁卽泄藏人二炁卽生病三才一道所貴主之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川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無端至道不可以無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前已釋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已釋符言篇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一任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卽守道時之來卽修之文王之與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

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爲用也出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潤在山君厚斂則民貨財匱乏之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有是也水靜則淸淸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夫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淸深鑒物情善惡之狀无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淸未之有也璧鍰之器礛諸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方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

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饑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也遠疾而不勞狡兎得而獵犬烹必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覩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無爲爲出於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爲非故內覩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御照本性而无聲无形无怒无爲所貴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木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木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

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陟壞切　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希大者亡其細　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　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蓄之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各利一原　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　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紨（音樂）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紨（音末言所用不定也）冠則戴枝之紨則足蹍之（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論一人之直不能移眾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

其節霜雪麃麃（碑休切　或鹿也）日出而流（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輔其事易染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用而見害易若无名以全身案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之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精華發於內而枝餘凋於外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　財非義而取必害）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剛者雖堅而致弊　柔者雖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形端必无曲影　言善必无惡響）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　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所決言其主君形忘也）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聲不

通於耳絕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絕用而无窮故爲大也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爲百獸衆禽之長也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弓雖勁无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无以濟於業及爲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饑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乏之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踰貪者无厭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循繩而斷卽不過懸衡而量卽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

而行之謂之亂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无不當古今旣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馬感切黮音昧必留其謀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无疑焉聞見幽莽自難精曉宜留謀矣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共在多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人无全能物不雙美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見善蒙惠遇惡有傷而況躬行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

處昏騎之閽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場必從所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汨流河源无以全其絜

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爲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爲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弱謂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以爲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爲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相召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觀乎九域尝不行而至御萬機豈无道而居之也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兇兇惡也提提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爲人誅獲也提音時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明唯自著故似辱德不外揚有若屈少

君子有酒言其過量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任爲誠在小人由不可好君子固可爲醜也

人之性便衣緜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御寒即假縉纊臨兵即被甲胄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此意不殊前解

善用人者若蚈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蚈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蚈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才也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者故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此言邈然縣殊孰云一致者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再榮不實陽極白零

汙其准粉其顙准鼻也鼻有汗而粉其顙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

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腐鼠猶姦佞也言君

暱近倿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諭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材榦不斫用而剪伐至自然之勢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舟因水而浮亦能沉之人因利而生亦能溺之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沉溺之禍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民疲已極君斂无厭驥困更驅難規遠路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正起差心兆乎愛

憎迹生禍亂非君上无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十里累由不止丘山從成凡爲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水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无由諭其意也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无辜甑終不墮井安得无出也刺我行者欲我

交皆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
足以爲悲一棊裁通未能盡理一弦始張何足偁妙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
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
悴榮枯迭與哀樂相反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浮費切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於衣食
爲人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君以民爲本高以下爲基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
有聲有形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
吹擊乃能有聲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
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
所轉故能致遠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氣

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不差君守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咸遂君臣
說睦上下康乂也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去邪任賢合于天地道也天氣
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
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
而五穀不成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地之道鬼神之道驕
溢與下時驕溢之者與謙下之人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有者聖人之道卑而莫
能上也終不爲上故人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
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萬性俱化天道
爲文日月星辰地道爲理山澤江海一爲之和融乎沖氣時爲之使應而不亂以成
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爲宰故名曰道者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

身其德乃眞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內修其眞謂之眞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无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綏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考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育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愼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尙陽道則萬物昌尙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則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

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尙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啟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盛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迹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眞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抑高舉下唯節欲全和

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無惡言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鎭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傍音依陽天下和同傍陰天下溺沉傍陽者親忠民故和同傍陰者親姦佞故沉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閑以快意終至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愼其微愼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制積火自燒人誰咎之者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

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類異言其爲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自胎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卽須時而生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奔馳之勢衡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獲稷以怨報德

微明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云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之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爲至而無爲而知自知爾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軤火平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衞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必有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甯民務崇樸素又何煩藻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

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立教也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踰謹遠之踰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政教興而姦濫甚矣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者也琴无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无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卽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无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

害治苛悄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上有平正下无險詖上有淸簡下无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爲之堂非督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无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忘害迷倒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卽无怨刑知人卽无亂政愛人猶已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卽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无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悟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卽混白節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謂吉凶縣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誹譽因人眾口所稱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卽禍福之生門故杜利害之源閉禍福之門卽智慮自息動靜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

（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无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患

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

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大至聖高眞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寧懼鬼神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將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卽爲君子動用乖分卽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玄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倒故勞愈甚病愈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尢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唏唏其華侈也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明器之類也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覩之其道也衰其得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无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无爲而治三皇用義誅暴甯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飲鴆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卽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卽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卽无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直志適情卽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卽陰陽食之過我志卽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卽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之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

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隨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滑一方甯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已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鄉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爲今云順道卽身有爲有爲卽事起事起卽患生且道无常容事无常順爲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料是道儀表非其眞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眎大明謂觀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

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眞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末生也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眞人在天地之間覩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无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眞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

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亡仁絶義薄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强食之熱病渴而强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貪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避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卽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

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為人臣圖國解難驕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无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卽傷義多憂卽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

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邪慝任賢能則上垂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一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卽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卽所存者

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虎自齧育梟自禍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扃固筐篋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糺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

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修眞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若不足將亂之

微也亡國困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
无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
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
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
黜有功之臣倒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後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
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
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
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言後之於
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寇有所愛者利
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珪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

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
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
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眞
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畜曰德
仁愛曰賢明慧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
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
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眾伏役
曰奴昏昧曰愚无慧曰肉无識曰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
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猶有因假眞
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无隔

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眞各盡其分故堯舜聖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驕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强名爲道

自然

自然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无爲自治萬物乃成也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卽賢无所尙愚无爭所愧洪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心旣虛矣无所不通德旣充矣无所不容故能神用而无主周行而不怠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存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卽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卽非害見可卽行不可卽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无窮與天相爲終始也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无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禀

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狀天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敬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弦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萬物雖日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勾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繩無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在指勾絃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侯遂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遺明極則无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迷導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生萬

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覩之有同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无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爲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兵眾心欲一

令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无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産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恃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

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卽樂以已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卽萬物一齊无由相過聖人牧民使與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尙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遊而投於水則飛沈得所由賢愚並用也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爕理陰陽爲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爲田疇教民播種奚仲爲工師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溥四海唯大爲大唯堯則之也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臯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淸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道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由風之過蕭雨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爲殺而以爲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耳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卽大作卽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不濟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由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卽天下聽從拂其性卽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拂其性卽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非有道德无以樹功名也）

8上川

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卽强固强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卽德深德深卽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尙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沈而无事

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
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愼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
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
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
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迋 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
識者言非雄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尋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
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
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
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
言浩然无爲悠然委順則能
復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
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 一者氣布
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 夫道至親不
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
於理 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於機數 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
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
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卽弊 智出亂眞刑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卽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
失道之弊任於玆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
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卽治 治亂 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
刑罰反淸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
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卽道迋
矣爲惠者布施也 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鎭以道德反乎淸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

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壄辟而無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驕與之危刑者无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无爭訟田野滋稼穡故太上下知而有之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

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王者并大不能容萬物并靜不能和百姓絕於好憎散乎樸素狹而不覩文无害質物類衆咸歸自然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魄者陰也殺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靜唯默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

如神慮无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能曉故曰至眞也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淸明不闇是故羣臣輻輳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卽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淸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衞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卽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卽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强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旣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

事力勝其任卽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卽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唯能變通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爲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鳩乃烏切泥用輴敕倫切山用欙音纍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意官无偽祿市无邪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切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

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體癯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獲黍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無有忽悅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

地生長無計量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鬬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眾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重刊道藏輯要

通玄眞經

周辛鈃著　　默希子注

下德時有澆醨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玄古之君養神以淸虛爲本也其次養形以嗜欲爲本也神淸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遣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太上之化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也

治之末也下世之治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靜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无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傅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言不世世而立但明哲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君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濫及无辜雖殘賊萬姓終姦暴不止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卽重生重生重累其生卽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卽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强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興猶居閑曠之地志騁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遠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祇壽信不虛語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爲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善難者簒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凡人本易於爲善而難於爲惡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

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卽忘其所爲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卽患不侵也受與適卽罪不累也理好憎卽憂不近也和喜怒卽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卽食充虛衣圉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卽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苟知足者雖一瓢而有餘無厭者富有天下而不足也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心旣保於平和物奚汨於情欲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強者也強主眾力不在己故我皆眾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眾心不在己故人皆我心乃得人之心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謂君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无道德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知生知命何憂何懼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

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徒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戴之無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己惟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

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開尙賢之路自無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通德非德無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卽忘其本卽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爲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己反己者見本性之衷欲卽萬類都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

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修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凶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其眞也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淸神神淸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卽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得諸己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合其喜怒故得情塵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

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天子也一人正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萬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眞雷霆迫而不恐明以照物陰陽惑之而莫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萬炁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咎然氣類相召善惡無差勿謂混冥之中無報應之效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仁以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斷之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正之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已下救弊之謂非爲至德也

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飾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憫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和樂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卽留激卽

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眞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眞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俱樂其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其所卽貴失其勢卽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

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聰敏給數未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敖世忽俗不可以爲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此數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則與爲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在適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無煩飾辯但量能處位無世無之豈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卽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卽觸鳥窮卽啄人窮卽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

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卽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卽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卽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

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樸散亡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通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減與之不盈謂之摇光摇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摇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萬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卽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

不爲知而不矜眞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卽其視明存於耳卽其聽聰留於口卽其言當集於心卽其慮通故閉四關卽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淸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聽視聽明言行無缺故禍害無及於身生死不係於懷是眞人得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卽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藉於無私故平爲之立正爲之存令爲之行不損德於外不匿怨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

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井智之所爲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卽不亂忘心卽不險覗絕則不眩皆忘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誤耳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亡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無爲之宗應於無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

窮不遠也獨賢於己不修其道立見窮屈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卽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卽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象者可以傾河竇海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無勞厭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无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宜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宜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

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不

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强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爲威夫三者不得恃唯有德者王也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音御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强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

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政術雖小必昌存萬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驅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上仁（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自上仁己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鬭（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爲謀勇自爲鬭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饑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玆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之財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

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達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邪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佐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

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容口以害生雖家無擔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己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身苟未治而況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

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

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眾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藏大不以煩易簡也河以逶迤故能遠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簣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勻絃大小適中治國者貴賤皆當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炁同炁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同炁者天德而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无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無為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無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眾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隨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

譬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己則智有所因明有不照則守職阿上有司枉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賞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共由乘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制人不爲人所制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

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不代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可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丁戀切）尸（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镺䠷（上襖下滔）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罘（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

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㲉(音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妄害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氣發動上達於天將告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乖其道所以富國寧家)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揆物以身觀人何假揚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之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饑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音隻)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灾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萬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

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
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
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
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
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
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
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興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
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
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

6日

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
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
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
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
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
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
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
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
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
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得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凶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

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興於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

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

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
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妄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愍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
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胔音寺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
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主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
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饑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
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則禍患無由生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

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
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貴不期驕驕自至富不期奢奢自至處富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
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觀學曰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室必染芬芳之氣也知賢之謂
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
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生民事因民所利故曰無爲而無不爲故爲天下有
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
氷之液散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下文並釋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

也猶兮其若畏四隣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氷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曠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唯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眞況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重法令遺仁義是遺首足而貴冠履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夫事不師古不遵道不可爲國法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恢怪譎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

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曰不求勿使可奪无曰不爭如此卽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卽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舜爲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爲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爲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貴適時而己不在數變爲務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爲道卽言而非道也持石爲玉卽石而非玉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曲節既殊故宜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登閬峯者非九乘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虙犧神農皇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峻法而民詐故无爲爲化易有爲爲治難盟誓不禁刑戮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禮者動用乖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無變通者自以爲治猶持方內圓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无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己則民禁於彼也縣法也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

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无得擅斷也人莫得恣卽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无爲无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卽治同道卽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卽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愼其舉措平其愛憎利无偏賞害无偏罰）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令人君之論臣也

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此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間其小節人有大譽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成其大畧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之才不能盡善盡美固當无疑其小疵乃全其大用閭里之行謗黜之言不足信也故小謹者无成功誉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疎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則不失其人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人无全能量其才力而任之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而行於世世可爲之哉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卽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尙有瑕纇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卽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卽觀其所施濟物也窮卽觀其所受非義不爲賤卽觀其所爲非道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方見仁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逾濫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仁如此則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

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趣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爲其可爲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爲善至人稱之桀紂爲惡其名不成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愼爲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且爲稱孤之客夕爲暴尸之人皆愚墳之輩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此傷時无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大濟傾弱立功名者覩其機危寧容瞬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

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爲天下除其虐害不得已而用之也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飭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内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桀紂是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道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凡爲人君暴虐无道萬姓不安若不除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畜魚鱉以食蝙獺罪莫大焉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僞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此至治之世也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音底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此衰世之理也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故天子耕田所以勸農皇后親蠶所以勸織而況匹夫匹婦惰於耕織而受於饑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用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

將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卽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誓衆以罪問敵未戰容易而動凶器百姓悅戴唯恐不至殷湯文武

以義而平暴亂也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恃大侵小殺無辜害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威鎭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丘阜終爲高祖所摧折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圖霸倘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

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

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鬭（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敵不懼雖死不顧恩義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无遠不至）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眞人玄古之君也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內韜明德外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遊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情結繩以爲網罟以畋以漁離蒙覺悟其君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爲衰世也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冕之服覈領謂陰陽埀沈而通之逆氣戾物絶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歷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竦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眩聰明則內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醨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喪澆漓彌甚以僞險爲道以華巧爲賢顯道矜德賈名求譽以失大宗時之衰薄從羲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周室頓爾也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乃巧切喧呼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絶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不有但稀爾萬中有一爲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僞之場沭神於虛靜之域不矜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己利害不經於心今之學者怫性命以求達圖聲譽以高名遂

（使姦衺競起忠正伏匿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不簪被髮而卷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至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衰物不湻一各生異情遞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

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三王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通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爲主萬姓以君爲主無主於中卽亂故立主以一之也）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卽廢之末世之事善卽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禮乖於道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迹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古堯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

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之大綱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音皮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音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

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即可用之若兼而有之即聖人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四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弊與矯飾之情見者不本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止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怠而由開圈縱獸決河止流一失其眞羣迷不返也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茵咽欲吐也形性飢渴

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為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强為之故不終天年也
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
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開嗜欲何
假提防不積貨財無防盜竊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
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
非欲也欲之為害其甚如此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
塵垢矣直為無用天下之物化為糞土故道備無為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故揚湯止沸沸乃益
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莫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
仁義立而後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

而天下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禁其欲一人尚之百姓爭之則亂也夫禮者所
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
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
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
生詐偽猶揚火以自焚投水以自溺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人之心用合其道則吉乖其道則凶也
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
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熳爛人失其性法
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
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

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鑚山石挈金玉擿礲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毁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邱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毁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大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焚郊竭澤刳胎毁卵恣情性之欲快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雷霆以恐之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桀殷紂城池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豔非不足倉庫非不盈俄而覆宗絶祀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鑒不遠在夏殷之世也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沙鹿崩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也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

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物不得不災危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

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鋒刃之末伏尸流血無時暫甯以至今日豈爲有道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勃然而起整頓乾坤撲滅殘暴大庇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遊人至察眾不歸也石上不生五

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湻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大德雖均

人卒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數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重刊道藏輯要

洞靈眞經

周庚桑楚著一名亢倉子　何燦注

全道篇第一夫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畏壘之山卽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爲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旣蒙厚利欲立爲君何不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邑有不釋其徒蹷啜從而啟之

蹷啜亢倉子之門人也欲允衆心故從而啟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

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蒼生欣慕共
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眞今乃俎豆相尊反成
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
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鬳齋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鰯音爲之制步仞之邱巨
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專
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仞蘖妖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
魚小邱不能藏大獸喻亢倉德道既高必須厚祿也
且也尊賢貴音事能鬻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
其聽矣亢倉子曰諠來
諠歎聲也惟其不達己志故發諠歎將欲告之遠致故呼之
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網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

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冥(音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耶故堯舜讓光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煞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效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慕耳

言未冥男子榮之樗邑璧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

榮之樗莊子所謂南榮趎也既聞高義深欲璧然變邑斂膝于席願垂告示以敬事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己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音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爲外物所亂故使不終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𢐀音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眞

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爲全道之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凝乎宇宙覆載之

德同乎天地雖貴爲天子賤爲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
也
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淸淸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
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歸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古今是常達人體之不哭可
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生雖哭不見悲傷
敢問何故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踈親既不與爲
樂亦無所取哀
蛻墬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蛻者免蛻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
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爲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矣夫瞀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立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頳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瞀風眩也黈黃色也頳赤色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爲赤以青爲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

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衆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攴音長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也爲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務便證以爲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爲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門人之中最爲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眡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翮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虛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立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眞之要樞重玄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 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禀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夫墮豊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菜稼而荒翳之

墮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根莠荒蕪故不能獲菓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爲陳恒之所弒而取其國鴟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釁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爲身害朋猶羣也釁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甯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緜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鍾慶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弘沖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

夫雞㕟音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譬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爲日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摶精希求潤利賈豎之道也

嚥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嚥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

剸情揣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効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淸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

淸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寔(音塞)其業履是爲天下有道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虒(音甝)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埶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順天行令不擇親疏異域同歸望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

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下宜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紱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璐美玉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以聘之篚盛帛之篚也紱所以貫玉者也

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籍為人苦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水之災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爲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
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
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
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爲鄭
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號也蓋時楚大諸
侯共朝于楚爲會同之期而鄭後至也
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强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觴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
章翼嗣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物敬而藏之欲傳
示子孫以爲有功之寶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
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爲寶也

飾楚之寶以貰罪於君楚所不能爲

貰賖也僞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先飾而行雖罪可延賖終致後戮陷君於罪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爲也

君必致夫眞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寇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逞快也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爲小過荆恃强大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必失諸侯矣

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荆所都

荆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貫

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尤具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尤眾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尤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攜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潊音流捃采以祈性命

捃拾也采取也拾取野菓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若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

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音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

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

下之人一一罶懷無有干背慆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

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衆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縤音素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

以言論取士則浮掞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事貴則謇諤忠諍之才伏矣

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淸修明實益隱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

用非賢爲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

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
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
權異而必也公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大乎夫察獄問囚務得
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
戮雖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咎怨
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羣情和正諸產咸
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

得動哉平千反正旣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返正東遷
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
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畢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
王曰余一人於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
善以自閉塞哉適者仄媚僕臣畢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
無能斷明徒唯[illegible]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
遏就茲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依違相依也邪媚

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

不遏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㬥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

貶庶司尹尢五人

庶司尹尢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天下

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粢憲令寬簡禁網疎潤夫與

服純素則人不勝羨

不相企羨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潤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

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閉皆由忌諱今旣無忌諱皆得開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

貴德則不犯知恥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恥之謂正浮墮

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

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

禳祈煩多者也

禁網煩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遞相企慕如火之上炎也

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煩僻則莫知所逭

逭猶逃也

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逭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窴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窴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窴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能問水旱理亂

熊荆之姓囯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虐奢淫以滅亡非獨水旱也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荆君敬重亢倉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

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瘳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徒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醕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醕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簳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捂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粵東粵也簳箭簳也鷙鳥隼雕鶚之類也捂箠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句粵之簳以精金爲簇

以隼翮爲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異

及夫蕩寇爭虞(音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衡決勝加此勾粵之斡於强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劚刃也無擇

蜚景神劒也劚鎌也神劒雖利以穫稻則同於鎌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瘟疫之氣也此神劒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劚刃施於常用耳粵斡蜚景以禦凶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先於忠信

巧僞亂眞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

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利則百姓富吏刑曰眚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爲不善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濶遠牽率蔓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遮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鎭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行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姧害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君道篇第四 清靜無爲以身帥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天子

攖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擁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効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爲而使人爲之人必
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至理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己也
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申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而媚一人者則其
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

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爲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
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
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爲多邦國以人衆爲富憂國家者不可不任賢
以輔己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碔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
石也
碔石似玉鍮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

今夫以隼鼠而被之鶡視而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鶡
也
隼鷹也鶡雀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靑紫章服使
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
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昬昧雖以言行取人盡
皆亂也

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
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治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潛功密濟
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無企尙故聖主貴之也
夫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聲
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辯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淸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壁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僞者衆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淸

用心慮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𢿔𣪠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𢿔𣪠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謀劾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識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旹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不忒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

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猜忌各徇其私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妖物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

人作凶德鬼神開禍

開猶伺也

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紛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劾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

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郗龍覲問事
君亢倉子曰旣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淸勤爲國修政今之淸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
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
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
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
贍賙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
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
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
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變肆其所爲
上等之人謂賢臣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莅職信能匡
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變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龢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覷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龔默靜愼也辨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其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邑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邑常和言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効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辨也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揞子者
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
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嗤紿
如往也本作所嗤往紿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
夸毗矜恃也嗤笑也紿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衆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爲尊
吾乃今不知爲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爲能
受不信爲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爲信也
信而不見信爲信
有實爲信而不爲人所見信乃自以爲信
爲勤慕義爲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爲義乃爲人所稱義也

義而不俟義爲義

有實爲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爲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遇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

亢倉子俯而循袵仰而譆超然而歌

袵衣襟也譆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昌（音昌）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默兮信義伏

時之默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

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

汨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默則與時俱伏隨流任運甯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也夫眞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眞者正性之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莫可氣（音爲）也

時有否泰莫得長爲

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有時而用

故莫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慎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醕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醕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攸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圓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險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厭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底（音鬼）容卯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

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

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

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龢甯無爲人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己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尙有餘德衆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静者有諠而正者有静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錬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寶可謂有識者也

道藏輯要　洞靈眞經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

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

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𢍰不性壽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
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主宰莫見其朕故字之曰道道
者虛通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
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
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
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
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
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

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
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
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
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
井舜穿井爲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塡井舜
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功赫
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
禪其位焉
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

茲曰安否何如

寺人問宮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侍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

救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眡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膳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

初

君病閒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文王所爲天必助
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
贊佐也文王事紂爲天所佐故殷紂雖暴不能輒害
夢啟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
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
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
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旣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
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內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檢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弱八臣者殺

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淸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邑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言玉佩之光相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劒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尙德不尙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亯音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

言爲人口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

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屣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舉皆也

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于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煞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煞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至見煞况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而不審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蕪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冡音克究詳

殫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叓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叓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而復樂不知心搖
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爲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叓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
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罪待時行戮也丹
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淸命未與耳豈不躂
歟

躂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覊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
閒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
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餙者迺耆耋之所非耳目
之所娛者迺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
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穀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好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丌音其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也

丌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
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丌產複
如童兒無異志也
複猶厚也
丌產複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處是天下弍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
遽之理不是過也

軒皇几遽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
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墬産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
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
侯九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蠶器后妃齋戒享
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爲之君卜三公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世
婦親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
制也

貿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

埒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 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嚳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業也御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

稼謂稼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

耨鋤也又耰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耘除草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耰耘之可使容手

嚳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叓不龔𢦔之以土功是謂大殃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〻至已後五旬又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昌發
於是乎始耕叓𦥑之道見生而蓺生見死而穫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蓺種也穫刈也
天發時墅產財不與人晉音期
產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土祭社稷也春祭祈豐祥也秋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追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趨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興農太早也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當其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叓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壄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旱時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也

稼欲産于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數爲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疏而費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中也

甽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

端正直也甽深直則水流疾畝沃平則潤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强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强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丌行通其中疏氣冷風

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壄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叓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傷之也

苗乃弱也欲孤

乃夫也欲相與居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與眾同居共相蔭映

乃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爲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

强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耨也尤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喻苗也先生爲兄後生爲弟也

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

墝瘠地專主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

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

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

禾謂粟也稠穗頸也圜圓也飴謂味甘如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蘦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蘦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

摶謂以手挼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本根也華莖莖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

葆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

枲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牢也言皮堅勁

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疎節競葉繁實

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

頸族二七以氣行薄翼謂蕣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薚蕢謂糠也蕁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七粒

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䅗穗

胕腫謂莖根麤而且蟲䅗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

變強耳目聰明列氣不入身無苛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

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

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

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王將睬強兵於天下

秦恃崤函險固兵強士勇故欲不強於兵使天下無敢與之

敵睬猶示也

使庶尤鮑戎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爵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恐其不來密使鮑

戎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滎泉賓于上館

櫟泉秦地名也

景王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眄曰朕以王氣異之問而甯弊弊焉以斫刺氣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眄顧眄也朕我也我以景王有遠異之問而何爲弊弊焉言景王以兵戈斫刺爲故乎言其所問下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言景王旣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王一拜再舉斂黼袚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黼袚繡襟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告命

亢倉子仰榱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

榱椽也仰榱仰面屋榱也噓歎聲也嗟其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无常故無少時不用也

貴賤尢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援兵

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

恚怒也作色厲色援亦推也謂相推盪也四者雖有大小之

異皆有怒心故爲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

蚩尤黃帝時掾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帝戰於涿

鹿之野造兵器後爲黃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

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

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箠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强弩之射深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之衆可使一心矣

凡兵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愼其令也

故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絀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衆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儆

虐好詐之與義理反也

言好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邱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兑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傲遂岩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

愎狠猶惡戾也岩流岩也先行義以示之猶有惡戾不聽服

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廪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

不私其利與衆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王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鶩音鶩爲亢倉子壽

舉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太極仙公傳序

仙道尚矣緜神農氏雨師而來代有人焉至周老氏以清靜無爲爲宗學焉者奉之以爲教父其道益顯白於天下秦漢之君好長生方士雲集霧布飛騰變化者亦班班有人載之傳記不誣也吾邑葛仙公吳時得道而仙者也距今蓋千二百年矣種民相傳觀宇祀事逾久而逾盛香燈晨夕崇奉如一日然非夫道德有在亦烏能臻此歟余宦山東秩滿丁家艱還鄉里青元觀高士譚道林偕其同門友五人過余袖書一通出以示余曰此吾仙公傳也觀本仙公故宅仙公昇舉之後即宅爲觀以奉之幾將千載矣聞風訪道者恒至而問焉患未有以語其詳也先師竹巖翁有志於此有年所矣間嘗語吾曰夫蔭其樹者猶愛其枝矧學其道而可不知所自哉昔呂先生嘗撰仙公傳一卷道藏之燬有間矣訪求未之獲也世遠而事逸事之逸茲非吾山中之甚闕典歟僅得閤皁山所記仙公傳一卷此書是已將鋟諸梓病其弗備而未果也既而先師厭世羽化弟子將圖踵成先志以無忘先師平素眷眷伈念惟先生爲加潤色而傳諸好事者則豈惟山林是幸抑亦一邑神明之觀也余再三辭不獲命乃受書讀數過顧其敘次繁蕪而猶多放失於是重加編次爲傳一卷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仙公之道神矣學其道者能修而明之則眞其人也仙道亦烏有不可幾哉道林勉

之竹巖翁姓貢氏名惟琳世家丹陽之柳茹通儒書善鼓琴慕仙公之道而學焉者道林受業師也道林名嗣先世家丹陽之於溪師弟子皆丹陽望族云歲在丁巳二月朔朱緯序

太極葛仙公傳

青元觀譚嗣先編

仙公諱玄字孝先姓葛氏句容人也

列傳云葛天氏之後封于葛遂以國為氏歷代諸侯也陶弘景仙公碑云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張侶句容誌云青元觀梁天監七年建在縣西南三百餘步葛仙公宅也鍊丹井在焉

其先瑯琊人後漢驃騎將軍僮侯盧讓國於弟艾來居此土

抱朴子曰葛盧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在焉別傳云高祖盧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讓國與弟

艾託遂南遊江左逍遙邱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因居焉金陵誌云列仙傳曰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歎曰獨身在此何諸之有葛姓始此

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

雲笈七籤云父諱孝儒別傳云父孝儒歷大鴻臚

仙公生於漢延熹七年甲辰四月八日

按別傳云仙公父素奉道法卽遣人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欣然謂曰吾昨夢通玄真人自大羅天下降明日當往賀尚書生奇男越一

日果來賀求見看父令抱兒出道紀起敬尙書驚問道紀曰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煥耀當爲神仙非常兒比尙書曰仙聖寥邈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道紀因作禮十方仙聖爲讚曰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眞人降仙聖含眞出天龍漱香花濯我鍊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立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則大乘逸頌畢長揖而出倏然不見

生而秀穎英姿振發天才超軼性識明茂學通古今經傳子史靡不該覽

葛洪神仙傳曰公備覽五經又好談論

八歲父薨繼遇母喪克盡孝道每見園池臺榭有父手澤履跡輒仰天號哭飛鳥爲之悽鳴服旣闋卽有邁俗之志居常好彈琴誦老莊安閒淡泊內足無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州郡欲辟爲掾仙公笑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能以彼而易此哉卒辭之志欲遯跡靈嶽遐求異人乃着羽服入赤城山精思念道常服餌术能絕穀連年不饑

列傳云仙公年十八九東入括蒼省其叔彌彌字孝先公時授業於其居曰子常念子幽窈與人事疎闊仰眄青雲俯臨滄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天下求士子才術奇博盍出仕乎答曰立稟性愚鈍不適世用負愧先緒謝干祿之客辭負嵎

之士當絕志巖穴棲心煙霞流浪山水期與涓子為友赤松結交惟叔父達弘道藝講論五經俾洙泗之風翕然復振策名王室亮天熙載垂裕後昆耳彌曰子絕顯離倫超凡入聖吾不及也陶碑云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別傳以為叔誤恒周旋括蒼南嶽羅浮金精玉笥長山蓋竹天台蘭風等山雖歷游名嶽時還京邑或止石頭四望山所或游於烈洲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

眞誥云鹿跡山洞主有謝稚堅又云謝稚堅張兆期就毛伯道劉道恭請道與之茯苓特行方服之皆已數百歲游行五嶽也黃子陽者魏人也學道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

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晉初有眞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也

漢光和二年正月朔仙公於天台上虞山感太上遣玄一三眞人太極徐眞人授以三洞四輔經籙修行秘訣金書玉誥符圖又命王思眞披九光玉蘊出洞玄大洞靈寶經典七品齋目勸戒法輪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以授仙公

別傳云今天台桐柏觀有法輪寺三眞降經之所存焉李含光大洞經序云太極眞人徐來勒以大洞經授仙公

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仙公從受白虎七變太清九鼎金液丹經鍊氣保形之術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眞一妙經行之三年於

是五通具足化遯無方矣

眞誥云漢建安中左元放聞江東有神山故渡江尋之神仙

傳云公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

是時吳主愛賞仙異尤敬憚仙公欲加榮位仙公不聽求去不得以客禮待之常共游宴動相諮禀一日與吳主坐樓上時久旱見道間人民所作請雨吳主曰百姓請雨寗可得乎仙公曰易得耳卽便書符令人着社中一時之中天地晦冥大雨流潦中庭平地水尺餘吳主曰水寗可使有魚乎仙公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吳主曰可食乎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又嘗從吳主船行到烈洲還遭大

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歎曰仙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仙公從水上步來衣履不濕旣至尙有酒色謝吳主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强牽逼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吳主欣然曰先生爲神靈所招道德所致也

吳越春秋云伍子胥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

仙公一日之間能至數十處嘗有客仙公於坐上方與客語門中又見有一仙公迎他客而水側又有一仙公投鈎不能別何者爲眞也又嘗有客至爲客置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客前客飲

不盡杯亦不去也仙公性好酒飲酒一斛每飲醉便入深淵澗中臥竟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亦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晝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

抱樸子云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嘗與客對食客曰食畢請作一奇戲仙公曰得無促欲有所見乎卽吐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嚼之故是飯也又時天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天火共使得暖仙公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中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又盛暑中諸書生請仙公作可以戲者仙公時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入答曰熱極不能起作他戲因徐徐以腹指屋棟數十過還復床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仙公嘗行卒逢所親邀止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承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美酒也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有好事少年數十人從仙公游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仙公曰符亦何以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爾仙公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

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卽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仙公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浣衣女仙公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仙公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又於水濱見鬻魚者仙公謂之曰欲暫煩此魚到河伯處可乎漁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曰無苦也乃以魚與仙公仙公丹書紙納魚口中擲魚水中魚卽躍躍而去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靑色如木葉而飛去又嘗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以一器置井上呼錢令出錢皆一一飛從井口出悉入器中又嘗爲客夏致氷雪冬設生

瓜棗能拍床使行指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止之卽止仙公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乘虛而步或有請仙公仙公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言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支四支斷便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怖遽走告仙公家見仙公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死處已失尸所在

陶碑云公馳涉川嶽龍虎衛從詭譎倜儻縱倒河山眞誥云

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

仙公又感太上授以霹靂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誅伐不道時有神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廟百步必下騎乘步行否則立

致變怪廟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眾鳥人莫能犯仙公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仙公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仙公乃大怒曰小邪敢爾以手指風風便止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廟屋尋火起焚燒悉盡嘗至武康過主人家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仙公飲酒精人言語不遜仙公大怒曰姦鬼敢爾勅五伯曳精人付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羣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離精人故尚鬼語乞命仙公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仙公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病者果愈又嘗過華陰有大蛇為妖化美婦惑一士人仙公乃作田夫

驅黃犢而耕迴語士人以蛇妖狀狀復引視古井中蛇所啖人骨教令東走其蛇在網帳中張口將向士人仙公即時為斬蛇又誅小蛇無數以符令士人服之俄吐蚯蚓蝦蟆之類甚多士人乃無恙於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已數百歲仙公知其誑後會眾坐仙公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仙公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

眞誥云公長於變幻

初仙公嘗於荊門紫蓋山修鍊值天寒衣服藍縷跣足而行時有屈氏二女見之憐其忍冷夜作雙履次日往獻暨至則仙公已去所鍊丹鑪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分服之自是卽不饑後俱隱去時人以爲得仙又在盱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鍊鑿五井以象五行上應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虛從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焉

上淸集云葛孝先初鍊丹時常以念珠持於手中每日坐丹鑪邊常念玉帝全號一萬遍別傳云仙公凡經行七十二處修鍊皆有仙壇鍊丹靈跡

最後於閣皁東峰建卧雲庵築壇立竈以鍊金丹于時瑞氣祥

光照暎山谷嘗於洞口金沙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湧漲金沙騰沸至今丹池之內金沙自沸又嘗於西峰石壁上日中擣藥因墮藥一粟許有飛鳥食之遂不死至今月夜其鳥鳴作丁當杵臼聲世名擣藥鳥仙人琴高嘗騎雙鯉訪仙公於卧雲庵相與置酒酣飲醉而卧及醒雙鯉已化爲石仙公乃以雙鶴與之琴高遂乘鶴去雙鯉石至今在後山間仙公鍊丹旣成乃藏之於東崖石室曰吾以待廣積功行超度羣品醮謝天地然後服之庶幾三天書名九霄列職無愧於心也

別傳云仙公丹成作頌曰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羣書披尋不悟惟思若愚焚遍金石燒竭汞珠貧財蕩散

抱膝長吁吾年六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虛無窈冥中
起恍惚中居眞陰眞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五鑪離火
激海坎水升虛玉液灌漑洞房流酥天機眞露萬類難如眞
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長地久同看仙都念茲在茲語吾記吾
仙公山居嘗慨然念窮魂滯魄沉淪惡趣於是刪集靈寶經誥
撰成祭鍊大法生天寶籙靈符秘訣等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
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地獄魂魄詣壇祭鍊行持之後屢
有感格
別傳云甲午歲下元祭鍊時有一鬼王長五丈衣緋袍稽首
再拜言曰諸鬼每蒙眞仙祭拔數百萬衆俱獲超生矣且聞

北帝勑示云葛眞人祭鍊年深名書金簡上列天曹也言訖
而退
吳主嘗清齋焚香延仙公訪以仙道於時弟子張泰言孔龍鄭
思遠等侍仙公對曰仙道微妙大學道者從微至著自邇陟遐
國君萬機之餘能清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吳王歎美其言
別傳云吳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秘典齋直修眞捷徑道
經之品何者爲先符圖秘要何者爲妙仙公避席曰學道求
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
噏納和津呼吸陰陽如此可爲地仙救度災厄卻禍來祥者
須齋直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無極自然眞一五稱文

中其文義趣弘深難可概舉唯九轉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三皇内文五嶽十地神洲七變七寶靈圖内篇皆上仙之所寶至尊至重可度陽九百六之災真人超邁三界者由此道也吳主書之金簡封以玉函終身欽奉焉

太子登以仙公有道術築別館延之訪以長生之道對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此廣成子以告黃帝者也今殿下位居儲副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欲遠佞尊賢拔擢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序撫育羣黎此四海無疆之休也太子善之

別傳云嘉禾二年正月朔日辭太子而去

一日仙公辭吳主曰山林微賤久藉恩庇今當違遠丹陛恐未有再見期願陛下息兵子民推誠愚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吳主曰卿名隸丹臺豈久淹塵世者也嘉禾三年正月一日登括蒼山謂弟子張泰言鄭思遠等曰吾比為吳王所留未誦洞經於是以所受上清靈寶諸經精心研誦赤烏元年戊午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太上遣天吏以金簡玉書冊文錫命仙公第一錫命曰太上玉書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積感太上遂令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

明智慧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
拔道模淵偉獨步羣萃高辭世榮抱樸尚質注意仙經含光守
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拳拳不輟道德既充宜有錫
命今賜子天寶羽服丹霞繡帔飛羅之裙芙蓉寶冠金眞神虎
仗命魔幢役海召山所爲在意第二錫命曰無上學仙弟子葛
玄索隱繙經長齋靜念存思專精苦而不倦再錫子八景玉輿
龍駕乘雲項生圓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
秉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詮矣第三錫命曰無上學仙弟子
葛玄體德弘道開化未悟普濟羣品俱超妙覺功成名揚高眞
信伏三界羣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咸濟所欲也宜錫子位爲

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八天大魔王之官主行三
洞經籙給眞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眞左執九曜之華旛右
捧洞玄之眞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
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天帝諱遠奉勅
命告行於霍童山仙公乃謂門人曰五芝吾已盡服受書已定
當以七年秋八月十五日上昇也

王氏神仙傳云葛眞人七世修積方證左宮仙公之任別傳
云昔十方諸天啟請眞王大帝演說九霄大梵雷霆玉經勅
元卿等司同太尉黃鉞雷霆大使倚父等侍衛瓊輿上登三
境奏聞元始求旨流傳俄頃二帥還奏曰白辟會集於三省

大帝遂升元皇洞眞之輦諸天車從火鈴侍衛部衆詣三天
門下首謁太上玉京左宫仙公於天機省次謁九州都仙於
天樞省後謁三天大法師於太玄都省又元始天尊昔勅太
淸無上元君令九州都仙判雷霆太省事太上玉京太極左
宮仙公判雷霆玄省事三天大法師判雷霆都省事浮邱大
仙僉書雷霆三省事乃知仙公天職亦在三省矣

赤烏二年正月一日仙公登勞盛山精思念道是日中感太上
授以千眞科戒乃與衆眞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時吳主於
方山爲仙公立洞玄觀

金陵六朝記云仙公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山有洗藥池

名曰上池見在建康實錄云今方山猶有仙公煮藥鐺及藥
臼在

仙公弟子五百餘人入室者張泰言孔龍鄭思遠也及李參王
玄冲也

別傳云於時李參蜀郡人及王玄冲訪道鶴鳴雲臺嵩山少
室間吳有仙人葛公往師焉問曰道始於无无先无後无
古无今不審孰爲先後仙公曰本無先後左右高下貴賤形
象之殊是以字之曰道也仙公又曰子宿命當度世遂於天
台山立壇授五嶽眞形圖告之曰此太上傳命之信西王母
之所尊執山神魔王皆得役使三界奉迎也又以太上金丹

大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內文大有妙經金眞玉光靈書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隱書明鏡圖籙金書玉字凡十卷及太極龍騰之章告盟仙官各令佩帶令入室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云金陵六朝記云白仲都仙公弟子亦白日昇天

仙公嘗告思遠等曰吾昔從左元放所受太清等丹經今悉以付汝然上天禁重勿傳非人也若有志心之士宜依四極明科盟跪授之其諸品符籙洞眞洞玄洞神眞經等是太極眞人徐來勒授我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衞吾昇舉之後可傳諸名山洞臺勿閉天道也又以仙藥各一丸并流明七曜紫丸之

丹與令服之既服丹卽神怡體輕不復飢渴乃謂玄冲等曰子等當還嵩山齋三年復往王屋山精思大法也玄冲等請留侍曰子心但存我我卽可見不必依戀也嵩高諸眞當復教子矣後五年復當付子秘訣成子之道方得洞視無形如明鏡中物也又謂曰子等當處閬風臺三百年然後乃升天耳夫仙道有卽時升天者亦有十年數十年百年數百年亦有千年數千年至萬年而後升天者由其挺分與功行多少也未得升舉之時皆居五嶽名山及八海中十洲三島其中皆七寶宮殿瓊樓玉房仙藥衆寶尤多不可名狀鸞鳳麒麟交躍戲舞玉樹瓊林自然音樂凡仙人之未升舉者多居此諸名山也要在勤而行之

耳

別傳云玄冲等長跪曰竊聞有七聖披七色法服而二聖高
仙或在終南赤城嵩山不審何經所載可得聞否仙公曰高
仙是南極眞人與南極侍郎也所謂十方神仙化形是正眞
也七聖玄紀云赤君下教變迹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
仙公以升舉有期當立壇醮謝天地山川百靈乃於福庭之中
築壇名八景擇吉日登壇告謝天地於時天花舞空神光燭天
至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忽仙樂寥亮旛幢翳天麟駕羽車浮
空杳至仙童玉女靈官翊衛下降壇所有飛天神王手捧玉詔
謂仙公曰太上有命仙公再拜受詔詔曰勅元上學仙弟子靈

寶經籙大法宗師葛玄久專至道善養胎精演眞經祭鍊於沈
魂集仙典開明於後學可謂陰功濟世密行齊眞名隸玉都身
歸天界可特賜玄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
天大魔王之職主行三洞四輔經籙事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
日午時上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
承書依法啟迎一如三天舊典勅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早
福庭仙公受詔畢跪服金丹遂與弟子言別登着衣臺身披離
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佩鳴
珂坐八景琅輿霓旛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擁衞祥雲
白鶴盤繞碧空冉冉而升弟子鄭明等攀戀不已於是仙公停

駕空中賦詩三篇然後上升而去其一曰眞人昔遺教愍念狐癡子蔽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憾何有已罪大不可掩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刼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耳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无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无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患不忘誠奚不登名山誦是洞眞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太上輝金容眾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旛煙栴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諧和鳴龍駕翳空迎華蓋曜杳冥儵閑刼仭臺帝釋歘降庭八王奏丹液挹漱身騰輕逍遙有無間流朗絕形名神童侠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遊宴白玉京七祖生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靈和涎鍊氣同希夷靜詠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飛駕乘九龍飄飄升紫煙華景耀空衢紅雲擁帝前暫紆蓬萊宮倏忽已賓天偉偉眾眞會渺渺陵重玄體固無終刼金顏隨日鮮歡樂太上境悲念一切頑誰能離死壞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入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詔我賢若能弘眾妙輕舉升神仙仙公上升時年八十一仙公在世時恒凭一桐

木几及上升後其几化為三足白鹿時出山上

陶碑云三足白鹿百齡不異其質孔慴會稽記云仙公得道後几遂化為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

初仙公嘗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云經一神廟廟神使主簿傳教語賈人曰欲附一書與葛公可為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著不可取及達會稽輒以報仙公仙公自取之即得題曰太極左宮仙公也

賈善翔高道傳曰乃東華小童君書也字皆科斗古文

仙公嘗著道德經序及清靜經傳授次第又著斷穀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一十九卷集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十卷云

唐書藝文志云葛仙公錄狐子方金訣三卷

仙公鍊丹井銘

宋莆川方峻景通撰

仙公冲晦營鍊長林仙公顯明海島流音方臺白鹿丹砂黃金神飛萬天井存於今碧甃函丈銀床半尋涵清洌寒滌慮洗心德地不改短綆汲深我長斯民知宗青元周詢 故里景仰遺研勒銘琳館庸永厥傳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梁華陽隱居 陶弘景撰

道冠兩儀之先名絕萬物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辯稱謂所莫能筌焉云何以文字述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嘿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將升擒其玉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奕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發於林岫瓌辭麗氣之旨藻蔚於庭莚其可以垂軌範者謠誦者迄於茲辰昔在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吳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盡其尤彰彰者矣公於時雖歷游名嶽多居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滸北傍郊邑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牛尋石井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鹿百齡不異其質精靈

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衛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棲託後有孫恩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任餘姚四明陝國為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既術識有用為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興出制不由已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留止於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為蔭其樹者尚愛其枝況仙公眞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乃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琅琊後漢驃騎僮侯盧讓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彌

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代載英哲族冠吳史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神挺標峻清輝卓逸墳典不學而知道術纔聞已了非復軌儀所範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授公白虎七變鑪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遯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猜害翻玫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嶽龍虎衞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蘭風是焉遊憩時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倜儻縱倒河山雖投皃履墜叱石羊起蔑以加焉於時有人漂海隨風渺渀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仙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世翕然號為仙公

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眞誥并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恒與郭聲子等相隨入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纍纍之歎顧眄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眞仙遺則云爾

九垓負絕　七度虛縣　分空置境　聚氣構天
物滋數後　化起象前　命隨形轉　神寄業傳

霜野於㝎　竹栢翠微　泉墟共往　彭羡獨歸

生因事攝　年以學祈　如金在冶　如帛在機

仙公珪瞥　臨齠發穎　襄童比迹　項孺聯影

濯質綺蘭　凝心黛嶺　虎變已攄　龍輈遂騁

揭來台霍　偃蹇蘭穹　碧壇自肅　玉水不窮

巡芳沐道　懷古惻衷　表茲峻碣　永扇高風

蘭風寓憩　已勒豐碑　此土舊居　未鐫貞珓

今之遠裔　仰慕清塵　敬思刊樹　傳芳來葉

宋勅封勅云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於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眞人寄言立稱咸造宗極出入無畛與道翱翔

壇宇琳宮積有年矣祈禳休應美利在民肆加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冲應眞人崇甯三年

勅云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與爾修於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升尚矣在崇甯間固已錫封乃者部使者從邦甿之請復以祀禱應響歲事屢豐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說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遊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可特封冲應孚佑眞君淳祐六年